

给您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我想即使他们不愿听真象、或不敢听真象，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从不落下任何一个有缘人，凡是到我手里的电话号码，我想可能都是我应该讲真象的人。有的电话号码拨打了几十次也没人接，有的是打了几十次后真有人接了。

一次打给一个知青场的男书记，对方一听是法轮功打来的电话，就大吵大叫不让我讲话。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对他讲：你能听到我这个电话是你的缘份，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作为一名老知青，都经历过文革，有很多教训可以吸取。想一想为什么江魔为一己之利，想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现在都快五年了，不但炼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已经洪传 60 多个国家，获得了 1200 多个奖励，国内大法弟子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讲真象，都是为了你们好啊。

后来，我几次给这个书记打电话，他变化很大，声音完全不是原来样子，并表态说：我不反对法轮功。我告诉他，做为大法弟子，我们想让全中国不明真象的同胞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2004 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



正见周刊

2004 年
6 月 29 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象、用慈悲去洪法与救渡世人” 《理性》
“全面讲清真象，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 《大法坚不可摧》

新闻综合	2
《时事聚焦》	2
南非枪击案揭江集团海外迫害法轮功加剧	2
《海外综合》	3
国际反酷刑日 世界各地举行酷刑演示呼吁中国停止镇压法轮功	3
文化传统	3
《成语故事》	3
过眼烟云	3
负重致远	4
《古代科技》	4
唐代巧匠马待封	4
《科学探索》	5
心情愉快会利己利人	5
天文新发现：银河系中心蔓延神秘高能 X 射线	6
大法真象	7
《天灾警人》	7
京城突遇冰雹 气象专家称罕见	7
天灾与人：神奇的回报	7
天灾与人：“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	8
《人间神话》	8
法轮大法开启了我孩子的智慧	8
《滴水穿石》	9
一位政法委干部的觉醒	9
监狱里闻大法 死刑犯洗心革面	9
《修炼传奇》	10
正念显神通 山石变红土	10
《修炼故事》	11
大法缘：我和姍娣	11
弟子交流	14
在社区讲清真象中否定旧势力	14
一段从树上掉下来的经历（译文）	17
讲真象及冲破语言障碍洪法的经历	21
走出来溶入正法修炼	28

随感随说 幻.....	29
大法弟子诗词.....	31
正念正行 救度众生	31
向遇到的每个人讲真象.....	31
在2004年全美家庭基金会(AFF)年会上讲真象.....	36
多伦多电话小组发言稿.....	40

新闻综合

【时事聚焦】

南非枪击案揭江集团海外迫害法轮功加剧

章天亮

【正见网】6月27日至29日，江xx的“大内总管”曾庆红在南非访问，同行的还有分别在美国和波兰被法轮功起诉的商务部长薄熙来。与其他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出访一样，法轮功学员也来到南非准备对曾庆红提起诉讼。

6月28日，约下午8点半左右，在九名法轮功驱车从约翰内斯堡机场赶往酒店的途中，一辆白色轿车突然从侧后方向澳洲法轮功学员租用的第二辆车轮胎及驾驶员开枪射击，至少有5枪击中该车辆。驾驶该车的David Liang是澳籍法轮功学员，也是当时唯一一身着台湾法轮功学员喜爱的蓝色夹克衫、并在衣服上写有中英文“法轮大法”标记的人士。David Liang当即两脚中枪，所驾驶车辆严重受损而停了下来。枪击者见状立刻驱车逃离现场。David Liang随即被送往附近一家名为Chris Hani-Baragwanath的医院抢救。经X光拍照，证实其一只脚骨已粉碎

性骨折。

整个过程显示，此次枪击事件很可能并非一桩普通的刑事案，而是政治色彩浓厚的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据当事人回忆，枪击事件发生在高速公路上，当时汽车时速为100到110公里。在如此高速行驶的过程中，一旦前胎打爆，汽车就会翻车，整个车里的人都有性命之忧，这一点枪手应该很清楚；驾驶员David Liang两脚中枪，也会造成无法踩刹车减速，同样会给车里的人带来生命危险；而作为David Liang本人初到南非，绝不会在当地有什么私人仇家；枪手也并非为了劫取财物，否则不会打完就跑；枪手似乎为职业杀手，能够在短时间内至少连开五枪。更为蹊跷的是，David Liang是当时唯一一身着写有“法轮大法”夹克的人。

从作案动机来看，比较合理的推断是：曾庆红、薄熙来一行人等为阻止法轮功对其提起诉讼，而买通当地黑社会，或由曾的保镖直接出马，对法轮功成员进行刺杀。

中共雇佣黑社会在海外行凶也已经早有记录。2003年6月23日晚，在纽约唐人街怡东大酒楼门前，亲共“侨领”梁冠军、花俊雄等人，对在附近派发法轮功真相材料的多名法轮功学员打伤。翁育军(音)于2001年9月7日伙同郑继

他很感动，叮嘱我在他收到邮件之后再给他打个电话。

从那以后，我在打电话讲真象的过程中便经常结合师父的讲法。如有一次，我在给一个主抓法轮功的恶警打电话时，我先说：“我是一名爱国华侨，我知道你是做治安工作的，我非常关心祖国的社会治安，我这有一篇对人类的道德回升非常有益的文章，我从中摘了一小段，大概需要两分钟的时间，想给你读一下”，此时，对方不置可否，但也没放电话，于是我就开始读《转法轮》第229页最后一段：

“我们还讲了，我们人人都向内去修的话，人人都从自己的心性上去找，那做得不好自己找原因，下次做好，做事先考虑别人。那么人类社会也就变好了，道德也就回升了，精神文明也就变好了，治安状况也就变好了，说不定还没有警察了呢。用不着人管，人人都管自己，向自己的心里找，你说这多好。大家知道现在法律在逐步健全，逐步完善，可是有人为什么还干坏事？有法不依？就是因为你管不了他的心，看不见时，他还要做坏事。如果人人都向内心去修，那就截然不同了。”

读完之后，我问他，“你说这段话说的对不对呀？”他说：

“对。”我马上再问他：“那你知道这段话是从哪里摘来的吗？”他回答：“不知道。”然后我用非常和蔼的语气说：“那么我告诉你呀，这是从法轮大法书上摘下来的一小段话。这是李洪志大师教育我们这些弟子如何做有利于社会的好人的。其实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是有原因的。然后我从中国

的警察如何被江贼蒙骗而迫害法轮功学员，最后还要自己承担罪过讲起。

一直到我把全部真象讲完，他都没有说一句话，我讲完之后，他既象是对我又象是对自己喃喃的说：“我知道了，谢谢你。”可是说完一直不放电话，我感觉他是愣在那里。最后还是我轻轻的挂断了电话。

曲秀艺的发言

我叫曲秀艺，得法前我因脑部受伤失去了正常人的思维，不认识人，不认路，不能和人正常的交谈。是伟大慈悲的师父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使我成为一个真正健康的人。

在电话组，我和同修一起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和能力，在师父的加持下，用心打电话、讲真象，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我住在别人家里，晚上要在人家没下班之前打电话，早上打电话要考虑有人上夜班、白天休息。为了不影响别人，早上我就拿电话到车库里去打，冬天车库很冷，穿得再多时间长了冻的手握不住电话。我克服种种困难，每次打电话之前，先发正念，清理自己，抓紧一切时间，尽自己最大能力把真象讲给中国大陆的有缘人。

接电话可以遇到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有人很愿意听，但不敢讲话，听很长时间也不挂断。有的人不但听我讲真象还提一些问题，我都尽最大的可能讲给对方。写一个简单的讲稿，针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讲。打电话我会用多种方式开头，一般先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

3、某610雇了无业青年当打手，很多被抓的大法弟子遭毒打。一位同修给这打手家电话讲真象，告诉他母亲：“你儿子替公安充当打手，专打大法弟子，我们很多朋友被他毒打。我们不恨你儿子，但替他担心，因为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被镇压是错误的，将来会平反。你儿子这样做将来要承担责任的，劝劝你儿子不要一时糊涂给自己留下终身悔恨。”这位母亲答应了。

几个月后同修再打电话劝善讲真象，这位母亲笑着说：“请你放心，儿子已变好了，早不干那事了。我被你们的善心感动了，也进来了，和你们一样了。”

师父留给我们讲真象的机会是对众生的慈悲，是弟子的慈悲。每一个参与打电话的同修都有很多体会。下面听听他们的发言。

高静的发言

我得法两年。我从开始时的偶尔打打电话到每天晚上固定打几个再到后来的每天早晚配合固定打二、三十个电话。

有一次，我拨通了沈阳一个单位的电话号码，是一位女士听的电话，她听了几句后说，“你等一下”，我当时想，不管你让什么样的人来接我这个法轮功的电话，我都要给你讲真象。一会，听筒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我刚讲两句，他就开始讲歪曲大法的话，开始时我想根据他的讲话内容跟他讲真象，可是他一直不停，不给我讲话的机会，而且长篇大论。这时我意识到这个人很可能是这个单位专门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我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一边发正念清

理对方的邪恶因素，一边用匀速的、平静的语气连续讲真象，于是在后来的一、二分钟内可以同时听到两个声音在话筒内讲话。再后来他的话逐渐减少，最后就只能听到我一个人讲真象的声音了。在我结束之前我问他还有什么问题，他沉默了几秒钟之后，轻轻的说了声“谢谢”。在这一次的经历中，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一个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

在打电话过程中，我经常对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感到头痛：“你把法轮大法说得那么好，法轮大法到底是什么呀？”因为这个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用几句话给一个不懂修炼、不信神的常人讲清楚。我在与一个普通人的通话中，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那一次，我突然灵机一动说，“你要想了解法轮大法到底是什么，你可以先了解一下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师父有一首诗，叫《做人》，是教导他的弟子们如何做人的。”于是我把师父的《做人》背给他听。

他听得很认真。在我背到中间的时候，他打断我说，“你等一下，这首诗挺好，我去拿笔和纸记下来。”然后我一字一句的背，他认真的记，他还问我“业”是哪个“业”，我告诉他是写作业的“业”。然后我给他简单的讲了一下法轮大法，他中途还问了一些问题，最后他说“我怎么样能了解更多的法轮大法的情况”，于是我让他将他的姓名、地址和邮编给我，我把所有的大法资料当天就寄给了他，第二天我又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材料已经给他寄出去了，

明(音)在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前重殴当时正在为法轮功绝食请愿的方霖先生，并对鹿丰女士进行言论恐吓。2002年4月3日中午，来自芝加哥，纽约，旧金山等地的近百名法轮功成员在华盛顿DC联邦法院门前的广场上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以民事诉讼程序控告中国江泽民政府控制的中国国安部、公安部和中央电视台。三名原告代表发了言，他们中有人住宅被入侵，有人的汽车被焚毁，还有人的私人通话被窃听。有充分证据表明，这是1999年7月20日以后，中国国安与公安两部利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及各领事馆进行黑恶势力团伙犯罪，直接侵犯和剥夺法轮功学员作为美国公民和美国居民应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如今，南非枪击案进一步把中共勾结黑社会，在海外迫害法轮功的事实暴露在世界面前。

法轮功显然不会被区区枪击案所吓倒，国内的法轮功在极端残酷的红色恐怖中都能够一直秉持和平的精神坚定信仰，甚至数千人被酷刑折磨致死也不改变，江xx、曾庆红、罗干等人再放开胆子，毕竟不能象在中国国内那样为所欲为。

不过，江xx、曾庆红、罗干之徒已经输红了眼睛，举凡迫害法轮功的高官出访时，无论去哪个国家，法轮功学员都已经准备好了状纸伺候。再过几年，等各国立案调查结束，中共将没有几个高官再可以出访，否则都将面临海外的民事赔偿或刑事处罚。现在只好先靠雇凶杀人来逃避起诉。但是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吗？

【海外综合】

国际反酷刑日 世界各地举行酷刑演示呼吁中国停止镇压法轮功

【正见网】6月26日是国际反酷刑日，近日来北美、欧洲、亚洲、澳洲等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行图片及真人酷刑演示，展示中国监狱、劳教所普遍存在的各种刑罚，包括铐、电、火、吊打、老虎凳、死人床、竹签插指、暴力灌食、注射神经破坏性药物、苦役等种种酷刑。呼吁中国停止镇压法轮功。

文化传统

【成语故事】

过眼烟云

一斗

【正见网】书画能给人带来喜悦，但不能改变人的志向。如果对它太在意，爱不释手，就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三国时太傅钟繇看见韦诞有一篇蔡邕的书法，苦求不得，以至于捶胸吐血。晋朝的大将军桓玄在率领大军出征前，先造了几艘快船，用来装载古玩书画，他说：“战争是危险的事情，如果发生意外，可以便于运输，免得被敌人夺去了。”拿国家大事当儿戏，危害自身，这都是因为太在意的缘故。

我年轻时，很喜欢这两样东西，自家有的，总是担心有朝一日会失去，别人有的，总是担心不肯给我。后来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轻视生死富贵，却看重书法字画，岂不是主

次颠倒、违背本心了吗？从此不再喜好。看见好的书画，虽然也会收藏，但是被别人拿去时，也不觉得可惜了。就像眼前飘过的烟云、耳边掠过的飞鸟，总是高高兴兴的看着它们来，离去了也想不起来。于是这两样东西常常只是使我快乐却不再使我伤心。

“过眼烟云”比喻很快就消失的事物。

（出自苏轼《宝绘堂记》）

负重致远

一斗

【正见网】庞统是三国时代人。

南郡太守周瑜病死了，庞统到吴郡送葬。吴郡很多文人早就听说庞统的名声，都来看望他。大家谈古论今，非常欢畅。谈论间，众人请庞统评论一下在座人员。

庞统对陆绩说：“陆先生像是一匹脚力强劲的马，有超逸的才能。”大家都说他评到了点子上。庞统又评顾劭，说：“顾先生好比是一头跑得很慢的牛，能背负着沉重的东西送到远方。”有人问庞统：“那么你是认为陆绩要胜一筹吗？”庞统说：“这匹马脚力强，可是只能载一人。这头牛跑得慢，却能载很多。”

“负重致远”比喻能肩挑重任。

（出自《三国志·蜀书·庞统传》）

《古代科技》

唐代巧匠马待封

明心 整理

【正见网】中国古代的机械制造技术已经很发达了，可以造出许多很奇妙的机械来，例如西周时，周穆王向西出巡，曾有一名叫偃师的巧匠，为穆王制作了可象真人一样歌舞的机械人。其内脏、筋骨、支节、皮肤和齿发也象真的一般。

据古籍《纪闻》记载，唐玄宗开元初年，宫中修理皇上外出用的车舆。东海郡的马待封是个能工巧匠，他将宫中的指南车，记录行程里数的证里鼓和标明风向的相风鸟，都重新进行了改造和修理，比古人制造的更加机巧。

马待封又给皇后制造了一座梳妆台。中间是镜台，台下两层，都装有门。皇后要梳妆时，打开装镜的匣子，台下的门会自动打开，有一位手里拿着梳洗用的毛巾、梳篦的木制妇人走出来。皇后接过这些东西后，木制妇人就回到门里。其它如面脂、定妆粉、描眉笔、髻花等一切用物，都由木妇人自动送给皇后。都送完了，木妇人又回到门里，门又自动关闭好。所有的这些供给，都由木妇人来完成。皇后着好妆，各个门都自动关闭好，让人将梳妆台拿走。这座梳妆台上面饰有黄金、白银，还绘着彩画。木妇人的衣着服饰，都制作得极其精致考究。

马待封在宫中为皇帝制作了出行时所使用的各种仪仗，一千就是好几年。但是玄宗皇上只是命人给他送来吃穿用度，并不授予他

【正见网】毛凤英的发言

今天我们多伦多电话小组向大家简单汇报一下我们利用电话讲真象的情况。

一、推动打电话

我们电话组按师父要求的“抓紧救度快讲”，扎扎实实的把电话讲真象落到实处。我们有分工、有合作、默契的配合，还不断的在多伦多大环境中，积极推动打电话。我们还到一些炼功点一起学法交流，现场示范打电话，也带动了其他同修的参与。尤其是刚从大陆来的同修、新学员及老年同修。大家夜以继日的把大法真象传到中国大陆的千家万户。我们还积极配合全球电话组的行动，积极参加全球电话组的交流。我们电话组每周一次集体学法，发正念、交流、现场打电话，使每个参与的同修都感到在这个环境中提高很快，短时间内就能突破长期以来不敢拿起电话的心理障碍。由不会讲到会讲，由讲的不好到越讲越好。

二、重视讲真象的效果

我们认识到电话讲真象不是为了走形式、完成任务，电话讲真象是证实法活动的一部分，是大法赋予我们救度众生的需要，更是我们实修的过程，是能不能放下自我，彻底摆脱人的观念的过程，是体现我们大法弟子是否慈悲的见证。我们的善心对方是能感应到的，我们的不善对方是不接受的。师尊《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要本着善念冷静的去做。无论对人讲真象还是参与什么活动，都要叫人看到大法弟子的美好、大法弟子的善良，千万不

做任何过激的事情。你在救度众生讲清真象中，你跟人家过激的去讲也起不到正面效果，因为你的不善不能够使被毒害的人思想中的那些邪恶因素解体，所以你就起不到正面的效果。”

举几个例子。

1、一位青年男同修很愿意给大陆警察讲真象，但他把对方当恶人总想压倒对方，结果每次打通都跟对方发生争执，真象讲不下去。他到电话组来后，通过学法交流，认识到自己的心态不对，没有善念，使对方不接受。当他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及语气，真正想救度对方的时候，讲真象的效果也越来越好，对方也能接受。

近来他给一位610负责人劝善讲真象，对方听了还让他下次再多讲一些，不几天这位610负责人就调离了610，去了其他单位。他又给一位劳教所人员讲真象、劝善，讲大法的美好，使人身心受益，绝症都能获新生。对方希望他找一位亲身受益者来讲。当我们一位亲身受益者现身说法时，对方说明白了。

2、一位同修给某市一公安人员劝善讲真象，这位公安破口大骂。我们同修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平静的对他讲：“我花时间、金钱为你好，我不感到可惜。你不花一分钱还能得到好处，你却气成这样。不听是你的损失，骂人也是你的损失。这损失可是金钱买不来的，你不要后悔啊……”那位公安不说话了，我们同修开始讲，他静静的听，讲完了，对方停了片刻才挂了电话。

断章取义，转移视线。然而除了他们两个外，与会者大多都站在正义的角度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一位教授还对王玉芝被加拿大政府营救的过程表示了很大的兴趣，仔细询问了相关的情况，正好成了进一步揭露迫害，讲清真象的机会。在正式报告会结束后，学员们又抓紧时间回答了很多人的各种问题，那两个被邪恶控制的人试图通过断章取义欺骗麦克-朗岗尼教授，但是教授严肃的表示自己根本不相信他们从中国国内得来的所谓数据和“证据”，并说自己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证据能够证明法轮功有所谓的“精神控制”。他们灰溜溜的走了后，学员们又继续有针对性的澄清了关于所谓“精神控制”和其它一些问题，在交谈中，教授发现学员们来自各个不同的阶层，也都有具体不同的观点，这些都有力的驳斥了所谓的“精神控制”，最后，他对学员说：我很喜欢你们，祝你们成功。

晚上，学员们继续利用晚餐时间和与会人员讲真象。本着对众生负责的态度，学员们没有对诽谤大法的那两人产生怨恨，相反，学员们主动跟他们打招呼，与他们交谈，希望再给他们一次了解真象的机会。

13号的早晨，余兴未尽的AFF专家教授们再次和法轮功学员们一道进行了一场法轮功问题专题讨论会。中领馆成员和那两个被邪恶利用的人没有出现，讨论会在非常祥和的气氛中进行，变成了一次绝佳的讲真象的好机会。与会者提出了诸如法轮功有没有组织，有没有经费来源，怎样吸引大众来炼

功，为什么不呆在家里炼功等问题。学员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解答问题，启发善念。与会者对大法和大法弟子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与尊重。他们切身体会到了这个人群是那样的善良、高尚而坚韧，是一群真正的好人。

在三天的会议过程中，正如一位学员说的，好象一个“战场”，其实这确实是一个正邪交锋的战场，尽管过程中，由于邪恶因素的干扰，也由于每个学员由于对法的不同理解，做法上有所不同，甚至对一些做法有争议，或者短暂的产生了矛盾，可是因为我们心中想的是证实大法，而不是证实自己或出自其它任何执著心，经过整体的努力，我们的结果都是相当不错的。而且有些新学员也参加了会议，尽管由于在法上不够成熟，一些事情的做法和说法不够理想，但是不能说效果都是负面的，甚至抱怨谁，其实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否真的心很正了，真的希望和相信他/她能做好了。几天下来，新学员明显的提高了，对大法也更坚定了。

最后，引用师父对《不分正法工作项目 大道无形有整体》的评注：“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都是肯定的，都是在做大法弟子应该在做的。不同的做法就是法在运转中有机的分工圆容方式，而法力是整体的展现。”来总结我们这次讲真象和修炼的整个过程。

多伦多电话小组发言稿

毛凤英、高静、曲秀艺

官职，马待封感到羞耻。他又上奏皇上，请求让他制作倾器、酒山和蓄钱罐等机巧器具。玄宗皇帝准许了马待封的请求。这些器具都是用白银制作的。其中的酒山、蓄钱罐中都有机关运作。酒山可以四面打开，让风从里面通过。风在里面转动机关，分阴阳向背。这样，使得酒山外面有酒象泉水一样流淌出来，用酒杯，或者盛酒的斗接酒。斟酒的仆役出进，也由机关控制。其精巧玄妙简直胜过天工。

马待封将这些带有机关的器具制作出来后，上报给玄宗皇帝。皇上推托宫中有事，竟然不召见马待封。马待封怨恨自己时运不济，于是变换姓名，隐居在西河山中。到了开元末年，马待封从晋州来到京城长安，自称是道士吴赐，他常常辟谷不食。

马待封曾与崔邑的邑令李劲，一同制作酒山、蓄钱瓦器和倾器等。马待封制作的酒山，立在一只圆盘中，圆盘直径四尺五寸，盘下有一只大龟承托着，所有的机关都在大龟的腹中。圆盘的中间屹立着一座酒山，高约三尺，峰峦殊妙。酒山中间是空的，可盛酒三斗。围绕酒山排列着酒池，池外还有山围着。酒池中长有荷花。荷花的花与叶，都是用铸铁制作的。花开叶舒，可作盘子使用，上面盛着肉脯，肉酱及各种下酒的珍蔬水果。酒山南侧山腰处有一条龙，藏身在山中。龙口张开，就可以吐出酒来。龙口下边的大荷叶上面放有酒杯。龙口仅吐酒八分满就不吐了，饮酒的人立即取杯饮酒。如果你饮酒稍迟，酒山顶上双层阁楼的门会自动打开，有穿衣戴帽的催酒机械人，

拿着板子出来催酒。于是，将酒杯重新放在大荷叶上，让龙口重新斟满酒，酒使才自动回到双层阁楼中。阁门随即自动关闭。如果还有人喝慢了，酒使就又出来督促。这样，直到酒宴结束，也不会出半点差错。酒山的四面东西，都有龙口吐酒。虽然有时将酒吐在酒池中了，但是酒池内有暗穴，可以将池中的酒引流到酒山中。直到宴席结束酒饮完了，池中的酒不留半点痕迹。

马待封做的倾酒器就是在酒山周围置有会自动倾斜的酒杯，龙口向里面注酒。杯里没有盛酒时，杯呈倾斜状；盛半杯酒时，杯子平正；盛满杯后，杯子自动倾翻，将酒倒入池中。这是孔庙中设置的“侑坐之器”。说的是“君子以诚盈满”。

【科学探索】

心情愉快会利己利人

周正

【正见网】据路透社6月24日报道，心情愉快的已婚妇女要比已婚但不快乐的妇女心脏更健康。[1]

瑞典的科学家Kristina Orth-Gomer在十年中对六百名30岁到65岁之间的妇女做了调查。结果发现快乐和相互支持的家庭关系对人心脏有益。

Kristina Orth-Gomer介绍说，在婚姻紧张的妇女中观察到了明显的血管硬化等不良症状；但是在心情愉快的妇女中，这种情况就要少得多。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心情与健康的关系告诉人们，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其实，一个人愉快的心情及待人态度也会感染到他人，不仅在家庭生活中，也体现在工作场所。

据《纽约时报》6月22日报道，科学家们很长时间就在研究运动场地上以强欺弱的现象的动机及其对受害一方的影响。只有近年来，他们才开始注意到工作场合也有这一现象。[2]

报道中说，美国西北大学和纽约大学商学院的合作研究发现，当上司经常逞威时，时间长了，会影响到他的下属也去这样做。即下属也会对自己的下属逞威。观察发现，不管下属原来的性格如何，他们慢慢的就会变成这样。

反之亦然。如果上级主管对中级主管态度温和，时间长了，中级主管也会发生这方面的转变，也会变得善待其下级。

此外，肯塔基大学商学院的研究显示，如果主管令人惧怕，则下属容易变得对他人冷漠。而体谅人、支持人的上司则会使下属向良性发展。研究人员 Michelle Duffy 说，人际关系是扩散的。当老板令人讨厌时，人心涣散很快就会播及开来。此外，令人讨厌的上司也会激起下属一些不良的心理习惯。而有些心理习惯可能是从童年时就养成的。

“人不重德，天下大乱不治，人人为近敌活而无乐，活而无乐则生死不怕...” [3] 为了彼此的幸福，不妨从善待他人做起。

参考资料

1. Happy Women Have Healthier Hearts, Scientists Say
http://story.news.yahoo.com/news?tmpl=story&cid=585&ncid=585&e=3&u=nm/20040624/sc_nm/germany_women_dc
2. Fear in the Workplace: The Bullying Boss
<http://www.nytimes.com/2004/06/22/health/psychology/22bull.html>
3. 《法轮佛法（精进要旨）》

天文新发现：银河系中心蔓延神秘高能X射线

李明

【正见网】天文学家通过对银河系中心的长时间观测，发现银河系中心一个大面积区域存在着极度炽热的气体，其中蔓延出高能X射线。这些高能X射线的产生令天文学家迷惑不解。

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MIT和宾州州立大学等校的天文学家组成的天文学研究小组，运用NASA钱德勒X射线仪对银河系中心跨度大约100光年的区域进行170小时的观测，分离出2,357个中子星、黑洞、白矮星、背景星体和背景星系等点状X射线源，剩下的则是从极高温的气体云中蔓延出来的不规则高能漫射X射线。

天文学家对这些X射线的产生疑惑不解，几种可能的解释都未能令人满意。也有天文学家猜测可能是很多未被发现的物体所产生的一种综合效应。研究小组人员之一、MIT的Fred Baganoff说，“在银河系中心，没有已知种类的物体能产生如此大量的高能X射线”

学员开会了，同时也明确的认识到了法轮功不存在所谓“统一思想”的精神控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反而主动要求法轮功学员应该协调好。而另外几个学员也抓住这个机会和麦克-朗岗尼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交流中我们也清楚的感受到了整体的力量——开始时只有一个学员在讲，结果效果不太好，后来其他几个学员也参加进来，效果就好了很多。

在上面的这件事情后，学员多次对此进行了交流。最后大家认识到，作为大法弟子，事情不能单纯从表面看好坏，对原则的坚持源于对大法的坚信。从温哥华来的证人学员也讲述自己在劳教所正气抵制邪恶牢头的经历，使得大家更清楚的认识到了什么才是真的善，真的正。随后的情况也显示出，由于我们的坚持，邪恶的材料被顺利拿掉了，邪恶因素被清除了，AFF不仅没有对我们产生什么“芥蒂”，反而显示出了出乎异外的正念。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做得更加圆容一些，在坚定的正念下，对人应该尽量的和善，既表现出大法弟子的不卑不亢，又让人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良与平和。

12号下午，在就法轮功问题专题讨论会上，AFF机构再次澄清：“AFF从未把法轮功列为邪教”并强力谴责了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人权迫害，包括非法关押、酷刑折磨、强迫洗脑、注射精神药物等。主持讨论的人权教授表现出很强的正念，及时制止两个被邪恶控制的人提出的诸如法轮功学员妨碍言论自由、同性恋、

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等无理问题。该两人在过去几年的年会上不断诽谤法轮功。随后法轮功学员出席并举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会。报告会上，法轮功学员详细阐述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从1992年开始后的广泛传播和在1999年后遭受到的中共江xx集团的残酷镇压，江氏集团在海外的仇恨宣传及江xx被多国法轮功学员起诉的过程。他们强调，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延伸到海外，中国使馆正在把对法轮功的仇恨宣传输出到其它国家。报告会期间他们放映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和揭露中国政府制造的天安门自焚骗局等真相短片。与会者对发生在中国的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表示出极大的关注。

来自温哥华的法轮功学员王玉芝含泪介绍了她从2001年7月至2002年4月间在哈尔滨万家劳教所被强迫洗脑和野蛮灌食的惨痛经历及中共施用的种种酷刑和洗脑手法，听众反映极为强烈。王玉芝最后感谢加拿大政府的营救行动并呼吁全美家庭基金会的专家帮助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来自爱民顿的学员也讲述了中国邪恶集团如何把仇恨宣传“出口”到加拿大，导致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以及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讨还公正的过程。在整个报告会过程中，中领馆的人员一言不发，特别在讲述仇恨宣传部分，讲述了使馆人员的丑行和受到的谴责和法律惩处，他们显得非常心虚，不得不中途离场。尽管在报告会的提问中，两个被邪恶控制的人，试图

提到了法轮功，学员们利用提问时间，澄清事实。在随后的休息和午餐时间中也有学员进一步的和这位教授讲真象，该教授也承认自己从未同法轮功学员接触，所讲的内容来自一本批评法轮功的书，从学术角度来看有失严谨。该教授是阿伯达大学的教授，以前学员曾多次试图同他联系，讲真象，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而这次通过讲真象这位教授拿了所有的真象资料，并同意学员以后和他继续保持联系，他希望真正的了解法轮功。与会的其他学员也利用一切机会同与会者交谈，根据自己的情况讲真象，整个场面很祥和。

下午，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四个中国的使馆人员以会议参加者的身份偷偷摸摸把他们的诋毁法轮功的材料也放到了会议室外面摆放材料的桌子上，而这些材料按照加拿大的法律属于仇恨宣传，学员们发现了他们的行径后，一方面迅速的把这些材料收走，另一方面准备联系警察，正巧 AFF 的新任主席 Alan Schefflin 走了过来，一开始是出于误会，学员把他当成了另外一位教授，然而这个误会尽管作为常人会显得有些尴尬，却成了对主席讲真象的起点。在随后的三个小时里，几个学员同这位新任主席就大量的问题讲清了真象，并提到了 AFF 网站上的不实内容，前任主席对法轮功的错误观点被中国官方利用，以及蒙特利尔案中 AFF 的观点被错误引用等作为 AFF 的主席需要关注的重要事项，果然主席先生对所有这些一无所知，整个谈话非常成功，主席先生感谢法轮功学员告诉自己这些，并表示会认

真严肃的对待法轮功学员提出的问题。这时窗外阴霾遍布的天空出现了一片晴空，阳光照了下来。

可能由于第一天的成功，大家生出了欢喜心，第二天上午使馆人员再次故伎重施，悄悄的把自己的材料放在了会议厅内的桌子上。学员们发现后，决定引用加拿大法律中的相关规定，叫警察来处理这些“仇恨宣传”的材料。由于在这个过程中惊动了 AFF 的工作人员，他们报告了 Alan Schefflin 主席，由于误会该主席非常担心也有些激动，特意把相关学员召集起来，同时也叫上了身为执行主任的麦克-朗岗尼教授，一开始场面有些僵硬，Alan 主席坚决的认为我们是“妨碍言论自由”，而学员在澄清这些材料不是言论自由范围内的东西，而是为法律所禁止的仇恨宣传时，由于做法上不够圆容，结果使得主席先生感觉很丢面子，所以激动的强调自己的观点，而不听学员们的观点，在此过程中由于学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也导致一个可能并不复杂的问题出现了多次反复，并使那位态度上比较坚决的渥太华学员独自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最后还是一位学员找到了法律规定原文，使得 Alan 主席认识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并非“过分”，所以也逐渐平静了下来，开始能听进去我们学员的话了，还主动提出了一些法律上的建议。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几个学员也对他不时提出的对大法本身的一些相关疑问作了解答，最后大家的交谈一直持续到了午饭的时间，最后主席先生离开的时候，自嘲的说自己变成了专门跑来和法轮功

源。”该发现将发表在下一期《天体物理》杂志上。

参考资料

http://www.space.com/scienceastronomy/chandra_heat_040622.html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04/06/040623082744.htm>

大法真象

《天灾警人》

京城突遇冰雹 气象专家称罕见

周同 编辑

【正见网】据中国新闻网络报道，6月23日下午，北京部分郊区县遭遇冰雹；6月24日凌晨，冰雹又袭击了北京市区部分地区。气象台专家认为，北京这一季节是雷雨多发季，但一般冰雹下在山区的几率比较大，像此次下在市区的现象比较少。

报道说，21日和22日两天，北京门头沟、通州等地先后遭遇雹灾。22日下午两时许，斋堂镇沿河城等三个村的千亩农田和果园被一场持续20多分钟的冰雹袭击；21日傍晚，通州潞城和西集两镇遭雹灾，持续4分钟，最大冰雹直径30多毫米。

23日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袭击了北京的延庆、密云等郊区县，交通一时受阻；千亩良田、果园遭受重创，损失惨重。“当冰雹停了以后，只见地面上覆盖了厚厚一层冰粒儿，都没过了脚面。个儿大的超过鸡蛋，个儿小的也赛黄豆。”一位村民说。

24日凌晨1时许，北京市部分市区下起了冰雹。雹子有二分钱硬币至鹌鹑蛋大小。一场冰雹下了大约10分钟。

据《后汉书志第十五 五行三》，易讖曰：“凡雹者，过由人君恶闻其过，抑贤不扬，内与邪人通，取财利，蔽贤，施之，并当雨不雨，故反雹下也。”京房占曰：“夏雨雹，天下兵大作。”延光元年四月，郡国二十一雨雹，大如鸡子，伤稼。是时安帝信谗，无辜死者多。

这一周北京的天气反常。有市民说，“连续一周了，天气预报全是‘今天夜间有雷阵雨转多云，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您说北京天气怪不怪？”频繁的雷阵雨天气，影响区域小，雨量大，并且伴有雷、冰雹、瞬时大风。市气象台台长介绍，雷阵雨天气持续时间这么长，在北京历史上并不多见。

天灾与人：神奇的回报

陈思 编辑

【正见网】编者：天灾与人的行为道德究竟有没有关系呢？众说纷纭。我们收集了一些事实、故事，评说，写来大家看看。从中看看二者是否有关联。

2003年年初，某县有个村屯发生一场火灾，这场大火将整整一条街烧了。然而奇怪的是，这条街中间有两家房子没烧。竟然跳了过去接着烧。火灾过后，村民们对此感到非常惊奇，百思不得其解。可这两家人心里却非常清楚，那是法轮功的师父救了他们。

原来，这两家人虽然没炼法轮功，但是非常同情并支持法轮功。两家都曾住过外地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并给当地大法弟子保藏大法书籍和真象资料、光盘、条幅等。如今，他们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行为得到了神奇的回报。

(资料来源：《明慧网》)

天灾与人：“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

陈思 编辑

【正见网】周武王征服商王纣两年后，患了重病。周公曾经筑坛祷告，愿以身代，然后将祝文封入金滕箱内。结果武王病愈，周公也未死。

数年后，武王驾崩，周公的兄弟管叔等人于是散布不利于周公的流言蜚语。周公不得不前往东部度过了两年。那一年秋天，收获在即，看起来是一个大丰收年。可忽然起了大风雷电，庄稼在狂风中倒伏，大树被连根拔起，民众惊恐万分。周成王和大臣们皆穿起礼服准备行卜礼，按惯例先开启金滕箱，结果发现了周公愿代武王以死的祝文。成王深感自责，于是决定前往东部去迎回周公。

等到成王的御驾出到城门外，天下起了雨，风向反转了过来，已经被刮倒了的庄稼都重新立了起来。这样，这一年仍然是一个大丰收年。

《人间神话》

法轮大法开启了我孩子的智慧

河北张家口市怀安县大法弟子

【正见网】我是2002年12月经同修介绍喜得法轮大法。我有一个儿子叫超群，今年七岁了，我要用小超群得法的前后变化，让世人知道“法轮大法好”。

小超群是2004年得法的，得法前是一个智力不健全的孩子。我们全家为他操碎了心。去年9月我把他送到了实验小学上学前班，校长和老师对小超群进行了简单的测试后，认为他的智商很低，坚决拒收。

为了能让小超群上学，我爱人找熟人，托关系，学校才勉强收下。但没上几天学，老师告诉我：你孩子经常找不着自己的班，跑到别的年级班里去，赶快把孩子领回去，我们负不了这个责任。全家人为此发愁，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又送到了幼儿园。我去接孩子时，老师对我说：你孩子教什么也学不会，还不如三岁的小孩。这使我非常的伤心。

我想，我是一名大法弟子，大法是超常的，我为什么不请师父帮助小超群得法，让大法开启他的智慧呢？于是我就给小超群念《转法轮》，让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结果他非常爱听大法和师父的讲法录音。当小超群看到师父的照片时，他就喊“师父”。到现在为止，小超群已经听完了四遍师父的讲法录音，而且对我说：妈妈你教我炼功吧。

自从小超群得法以后，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智力的

讲清真象，彻底清除旧势力的安排，爱民顿学员决定继续参与今年的会议，准备了题为《X教的标签来自哪里》的会议报告，并从年初开始就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收集相关资料，准备相关材料，召开讨论会与曾参加过AFF年会的美国学员切磋，以及对AFF的主要成员，如麦克-朗岗尼（Michael Langone）教授等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持续讲真象，逐步破除障碍这些“专业人士”的一些错误观念和认识，为后来在年会期间讲真象做了很好的铺垫。当然整个准备的过程也是本地学员整体修炼和提高的过程。作为本地的一个重要的讲真象项目，大家从开始的认为这是“英文好的，有能力”的学员的事情，到后来逐渐圆容成一个整体，每个学员都在尽自己的能力来为这件事情的成功而努力。特别是在最后的准备阶段，师父发表了《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大家通过认真学习讲法，真正打破了很多以前还意识不到的阻碍学员成为一个整体的间隔，放下了自我，每个人都能够认真听取其他人的建议，而提建议的学员也能以神的状态来对待自己的建议是否被采纳。

正象师父在《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讲的“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洪大的宽容，能容别人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的去想别人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的在认识、在达到。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

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結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这样我们在最后的阶段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大量的后期准备工作。

在会议开始前，有一位渥太华的学员赶来帮助我们，卡利加的很多学员也赶来帮助我们，后来还有一位多伦多的西人学员和温哥华的亲身受到过残酷迫害的学员作为证人也赶来帮助我们，所有这些学员组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强大正念之场。

本地一直晴好的天气在AFF会议开始的前一天一下子变的十分阴冷，学员们也感受到了另外空间的邪恶来势汹汹，渥太华赶来的学员出现了严重的病态，并显得非常疲倦，学员们持续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在6月11日会议开始的当天，大会邀请的本地国会议员David Kilgour先生在致开幕词时专门提到了法轮功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这也是学员们在过去的几年中向国会议员讲真象的结果）。议员先生还向坐在他身边的向他提出不要支持法轮功的中领馆官员讲法轮功的真象。在随后的会议过程中，在场的学员也都持续保持正念，只有一位演讲者在报告中出于误解简短的

过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在这几年中，有时做得好，有时做不好；做得好时表现在讲真象能主动，也耐心；不主动去做时往往是因为遇到一些问题大一点的人或团体，自己失去了耐心，想先在家学多一点法再去讲吧。我想，还是个学法修炼的基本问题。能坚持学法，静心学法就能抑制住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东西，逐渐的修掉为私为我的心，就更能为他人着想，讲真象会更主动些，就能救更多的人。学法时心不静的时候，就会压不住自己的执著，自私，就不想讲，或讲不清楚真象。

师父将天机都讲给了我们，我们都知道这段时间不会长，都知道世上的人都是为法而来的。如果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摆不正与法的关系，就白来了，就危险了。我们向世人讲真象只是举手之劳、张口之劳，那就快去讲吧。做了我们该做的，完成了我们的使命，以后才不会后悔，才没有遗憾。如果我们圆满归位后，回头一看，自己的世界里缺了一些生命没跟上来，原因却是自己在世间遇到他们的时候，被入的一些观念障碍着，没跟他们讲真象，那时遗憾也没用了，太晚了！我不希望自己有这样的遗憾。

最后用《洪吟》（二）里师父的一首诗和各位同修共勉：

快讲

大法徒讲真象

口中利剑齐放

揭穿烂鬼谎言

抓紧救度快讲

（发表于2004年加拿大法会，蒙特利尔）

在2004年全美家庭基金会(AFF)年会上讲真象

陈慧莎

【正见网】全美家庭基金会（简称AFF）是美国民间的一个研究邪教和心理控制的非营利机构。由于受到中国邪恶集团谎言的蒙蔽，他们在过去的几年中把法轮功也作为他们的“研究”课题，该机构的前主席于2001年甚至被中国官方控制的所谓的“反X教协会”邀请去中国，在谎言的蒙蔽和毒害下对大法发表了负面的看法，并被中国官方媒体大肆宣扬，为残酷的镇压找根据，该主席在去年因病去世。同时他们的网站和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中也有很多对大法的不实观点，这些内容也被邪恶利用大肆做文章，甚至在今年的蒙特利尔华侨时报案中，作为法轮功是“X教”的“证据”。

作为一个在其专业研究领域中有很影响力机构，他们的做法严重障碍了很多人认清大法的真象。有鉴于此，法轮功学员开始在AFF的会议上讲真象，AFF去年10月17日至18日在康州恩菲尔德镇（Enfield）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法轮功学员以详尽的事实和严谨的态度澄清了该机构成员的很多疑问（详见<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0/24/59390.html>）。

今年的AFF例行年会于6月11日至13日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省府爱民顿（Edmonton）举行，参与的有宗教研究专家、人权活动家、律师、医生、受害者及家人等近200人。为了进一步向这些专业人士

变化与得法前判若两人。小超群的奶奶激动的说，我的孙子一下子就聪明懂事了。现在老师对我说：小超群进步很快，象突然开窍了，而且和小朋友发生矛盾就忍让。老师要全班同学向他学习。看到小超群的这种变化，我们全家人都感谢师父的大恩大德，是师父打开了他智慧，法轮大法永远是受世人敬仰的高德大法。

《滴水穿石》

一位政法委干部的觉醒

【正见网】一位政法委干部的觉醒

2004年5月的一天，我和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同事碰面（这位老友是一名退休老干部），便向他讲起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象。

听完之后他说：“我知道电视中讲的‘自焚’、‘杀人’都是假的，我女儿是辽宁省某市一位政法委干部，这几年专门负责给炼法轮功的人办转化班，和他们接触时间长了，才知道他们都是真正的好人；女儿说：‘我现在和炼法轮功的人都交上朋友了。’我说：‘你不但没转化他们，反而被炼法轮功的人给转化了，看来你也得跟着学法轮功了。’女儿说：‘现在不敢。’”

他得知真象后认真的看起了《转法轮》，对我说：“法轮大法就是好！人人都按《转法轮》书上的要求做国家就好了，也不用警察管了！”

“以后再选干部，我就选法轮功”

大法弟子从遵化城里坐车回家，车上有公安人员，闲谈起来说公安局局长李凤青调走了，收礼至少从遵化拿走一千万。这位公安人员接着说某某某带头立功，这么多年了还是个小指导员，现在XX党提干部不看成绩，按礼提干，以后再选干部，我就选法轮功，这年头谁也不行了。

我去集市上买衣服，和卖衣服的讲起天安门自焚案，卖衣服的小声说：造假都不会，烧伤的人谁用绷带裹着呀，根本没人信。

死刑犯明白了真象 高喊“法轮大法好”

吉林省九台市看守所在2004年1月8日的死刑行刑时，一名死刑犯高喊“法轮大法好”，他叫吴德广，被判死刑后在等待执行期间，他听了法轮功的真象后，也开始炼功学法，他在走向刑场时，高喊“法轮大法好”，其它刑场上的犯人也同时高喊“法轮大法好”，有个警察问其中一个死刑犯：“你也学大法吗？”他说：“我虽然不学，但我就是想喊‘法轮大法好’。”

监狱里闻大法 死刑犯洗心革面

南阳大法弟子

【正见网】在99年7-20后江氏集团开始颠倒黑白污蔑我们的师父和大法，血腥的迫害遍布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再恶毒的手段都无法动摇大法弟子的心，南阳有很多大法弟子坚持信仰，一批又一批的大法弟子为了证实大法，为了我们师父的清白，为了给大法说声公道话，他们坦然的怕抓、不怕

打、不怕关押、劳教、不怕判刑，一次又一次的进京上访、去天安门、在各个场合中讲真象、发传单，利用一切机会证实大法，救度世人。

自 2000 年 7 月 20 日大法弟子被非法关进监狱后他们坚定的修炼大法，更可贵的是：几乎每个大法弟子都是积极主动的给各级政府、公安、看守所的所长到一般管教人员写自己的得法经过和自身的改变与我们师父是多么的慈悲伟大。在这种坚如磐石的精神鼓舞下，无数的常人、公安和原来很邪恶的人，都发自内心说“你们师父真伟大！大法弟子真了不起！如果人人都学法轮功这个社会就好了。”

2001 年某月，有几位男大法弟子被非法关进南阳某看守所，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号子里。其中有三个大法弟子的号子里关押了团伙犯罪死刑犯，他们整天戴着手铐和脚铐。他们也分别在不同的号子里，在监狱里他们并没有改过自新而是在那里当牢头称王称霸没有人敢惹他们。自从大法弟子和他们关押在一起后，首犯和第一主犯被高德大法所震撼，分别得法了，尤其是首犯特别精进，每到晚上 10 点他就说：“关电视、关电视，开始学法了。”

第一主犯也很好，没事的时候他就叫大法弟子给他们读我们师父的书和经文。

而第二主犯在监狱里欺压大法弟子，还让大法弟子给他刷碗、洗衣、坏事干尽。

结果在 2003 年 4 月首犯和第一主犯奇迹般的改为无期徒刑，

手铐和脚铐全部去掉。而欺压大法弟子的第二主犯却在 4 月份执行了枪决。对大法的两种态度造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后果。这件事情在看守所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这两个改成无期徒刑的犯人感谢师父和大法弟子的救度之恩。我们的大法弟子们在 5 月份分别离开看守所。

象这样千千万万个大法弟子用他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同化着法、维护着、圆融着法。大法弟子的慈悲、祥和、大善大忍的举动感天动地。在监狱里只要有大法弟子所在的地方，无数个浪子、犯人被这部洪大的法所感染，洗心革面成为了大法修炼者。大部分公安人员他们从心底知道了大法好，从而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真正得到了救度。

【修炼传奇】

正念显神通 山石变红土

【正见网】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深知时间的紧迫，应该把讲真象救度众生放在首位。但是由于我自家没有水井，吃水要到别人家去取，每天推水要耽误很多时间，使我做证实大法、讲真象的事受到影响和干扰。我决定自家打一井。

我请人来帮助打井，并借用这个机会向打井的人讲真象。由于他们受江氏集团谎言的欺骗和蒙蔽，对大法似信非信、半信半疑。

井打到 16 米时，他们说底下有山石，若不钻、不放炮崩，是挖不出水来的。无奈挖井的事只好

想说服我，叫我别在公司里戴。我当时断然拒绝了他。我说，犹太人可以戴个小帽上班，印度人可以包着头上班，基督徒挂着有十字架的项链上班，我只是戴了个“法轮大法好”的胸章，比他们低调得多了，为什么不行。这不公平吧。后来他就没话说了。当然，我们不是要理智的蛮干。我只是说，要尽量争取修炼讲真象的条件和空间，不能太容易受常人的不合理规矩所约束，不能那么容易就妥协。

在讲的过程中修去私心

在讲真象的过程中就是一个很好的修炼过程。我是 99 年 7.20 时得法的。我得法是为了自己能修成了解脱，讲真象也是从为自己辩护开始的。我那时刚得法，很兴奋，想和朋友们同事们分享，向他们洪法。一听到他们中有些人鸚鵡学舌的重复江 × × 集团的谎言就来气，心里想这些人连法轮功是怎么回事都还没搞清楚，就乱发表意见，这不是没有智慧吗？我那时觉得能得大法走入修炼是天大的幸运，我当时理解：得了法就能修成长生不老。古时候的人要在山洞门口跪着求才能得到一点真机的，没缘的人想得都得不到呢，跪也白跪。现在师父把大法给送到家门口来了！太幸运了！当时觉得自己很有智慧，那些人乱讲那不是侮辱我的智慧吗？所以我就反驳他们。那时我通常会讲“××党说的话如果靠得住，老母猪都能爬上树”，并反问：你们是指第一次听××党撒谎啊？如果法轮功真的象大陆媒体讲的那样，早就没人来学了。可为什么这么多人学啊？学的人还有很多是高学历的呢？

我炼了法轮功就觉得很好，腰也不痛了，心里也舒畅了，还不花钱，你上那找这么一套好的功法？您们连书都没看过，人云亦云，缺乏智慧吧？

尽管自己当时有为自己辩护的心，但毕竟是在用事实说话，讲出了很多实实在在的真象，所以那些人听了当时态度都有好转。他们会说你炼的法轮功是好的，可能跟国内的不一样。（我想这是因为当时我比较强调自己学法轮功没错，所以只能证实自己，而证实不了大法本身就是好这个事实）。但是，当自己碰到顽固，观念固执的人，或很恶的人，说师父坏话的人，就没耐性再给他讲下去了。那时就会冒出不好的念头，想这人不知好歹。跟他多讲浪费我的时间。不管他了。我自己修好了自己得道，让他在那继续胡说吧。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随着学法的深入，自己意识到，不耐烦是自私的表现，光想听好话。当然是要严肃的反驳那些人污蔑大法，污蔑师父的话。但能做到不动人心，反驳起来正念才会强，才带有法的威力。真心为了别人好讲出的话才能让人感动，才能救得了人。是会碰到很坏的人。然而，大多数人都还不太坏，他们只是对大法根本就不了解，或带有不好的观念，被旧势力利用，重复了邪恶的宣传。这些人只要和他们讲清了真象，他们还是有救的。如果不耐烦或态度不好可能会把他们推向反面。我想师父要我们救度的就是这些本来不太坏，只是一时被蒙蔽了的人。

明白了这个理之后，渐渐的自己的耐性变得越来越好了。但这经

后怎么怎么好，我们是被迫害的，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

还有，对于常人中与讲真象无关的事情我们不要触及它。我认识的一些很支持大法的台湾朋友当中，有一提起蓝营（国民党）就生气的，也有一提起绿营（民进党）就说选举不公的。我搞不清楚蓝营和绿营是怎么回事，就老实的说自己不懂，不发表意见。

还有，不能扯远了。尤其刚从大陆来的人由于被××党洗脑多年，很多人爱国和爱党混为一谈，有些思维和外边的人不太一样。我们最好直接去讲我们只是反对这场迫害，不去涉及那些容易引起误会的话题。

还有一点，一定要严词反驳那些污蔑大法、污蔑师父和一些歪理谬论。举一个例子，前年我参加渥太华三十六小时绝食，营救长春同修时，遇到我区的国会议员。我向他解释我们为什么绝食，请他帮助我们。他却说，法轮功的事情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之间的问题，应该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协商解决。我一听就来气，我之前找这个人讲过真象，还帮过他竞选，他对法轮功的事情态度暧昧。敷衍我。那天我忍不住了，我说这是废话，中国政府又有枪又不讲道理，中国人民怎么跟它“协商解决”！法轮功学员去上访就是想和政府“协商解决”，可是却被抓了起来，酷刑伺候！还有被打死的！现在长春就有警察奉命向我们的同修开枪的。如果能解决就不用找你了。他看到我的眼神显得有点吃惊，说我们之间有点观点不同。

那天据一个同修说，那个议员回到国会大厦后叫其他国会议员关注外面法轮功学员的绝食情况。事后我回忆，驳斥他时我虽然有点愤怒，但因为正念，破了他那套歪理，就起了好作用。当然，从个人修炼这个角度讲，我还是没做好，我还是动了气，如果既能做到“义正辞严”又不带愤怒，效果会更好。

师父在2003年《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里回答过这个问题：“问：弟子现在还发现要处理平衡好慈悲众生与维护大法的尊严是非常困难的，请师父开导。”

师：你想维护大法的尊严是对的，但是怎么维护啊？你堵他的嘴？你跟他辩论？我告诉大家，你就是去慈悲的对待众生，你就是慈悲的去跟人讲清真象，你就是维护大法的尊严，你就能维护了大法的尊严。……”

那个人对我讲那些不负责任的话是冲着我的两个执著来的，我有时原则不强，老好人；有时却会动怒生气。我如果能不生气的坚持原则才符合法的要求。

还有一个体会：虽然我们讲真象不走极端，但也不能都听常人的那一套。常人的规矩太多，说什么在公司不能讲宗教信仰啊，什么商场里或商场门口是私人领地，不能发传单啊，等等。我理解这些都是旧势力的安排，它们没安排讲真象这一环节。什么在公司不能讲宗教信仰，那些同事成天大讲冰棍球却可以。讲真善忍做好人为什么不可以？我一开始配戴“法轮大法好”胸章时，我的老板就绕着弯

暂时停下来，等我做决定这井是挖还是不挖，放不放炮崩。

我想这也是干扰，另外空间的邪恶妄图用这件事干扰拖延大法弟子宝贵的时间。因此我就找邻村的几个大法弟子切磋此事，我们一起发正念，请求师父加持弟子，把阻止出水的邪恶物质化为原始之气，请出山神把山石移动，请出水神让我家的井立即出水，永不干枯。

当晚，我们七、八、九整点发了三次正念。第二天早上一看，山石果然没有了，井底下全是红土，我丈夫自己往下挖了两米。我决定还是让三个打井的来挖，我找到他们，并告诉他们：我们大法弟子都是有功能的，我们发了正念，井下的山石没有了，能挖了。这回他们相信大法是真的了。

相信通过这件事，他们也会向他们的亲朋好友、与他们有缘的人去弘扬大法，讲大法的神奇。

我家井里的水势非常旺盛。这真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师徒恩》）呀！

【修炼故事】

大法缘：我和姍娣

笑梅

【正见网】移民加拿大的初期，因找不到专业的工作，就去做小时工。这种工作实际上就是按小时去照顾一些老弱病残的人。也正是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结识了姍娣一家，并结下了不解之缘。每逢过年过节，我们都要在一起，分享北方的饺子、南方的年糕。

一晃五个年头过去了，几乎每次见面，我们都会不厌其烦的回忆相识的那一天。姍娣仍然象第一次见我一样惊喜，激动。那种感觉就是她常说的，好象我们是久别的朋友或亲人，突然一天找到家门口来了。

那是2000年的二月的一天，我按着服务公司给我的地址，叩响了李太太的公寓房门。迎接我的是一张快乐开朗的面孔，她一看到我大声说：“啊，原来是你！快请进。”她热情让我有点纳闷，我以为南方人就是这样说话的，也没有太在意。

进去之后才知道是姍娣的妈妈李太因患了一种小脑疾病，生活不能自理，可老太太偏偏喜欢干净，女儿姍娣也是五十岁的人了，光照顾她的生活已经很累了，实在没有力气去收拾家了。况且姍娣自己家里也有一大堆的事。我二话没说，就从炉灶开始清理卫生，姍娣象是找到了救星，一下子靠在沙发上，左手习惯性的揉着右肩膀。她那张快乐的脸庞突然象是阴了一天，变得痛苦不堪。“啊哟，我这个肩膀啊，不知怎么办才会好一些，酸痛得让人烦心。”她自己边揉边唠叨。“哎，你是学医的，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治疗这种老伤啊？”

我停下来，喘口气，对她说：“我是医不治己呀。我原来就是有腰痛病的，在首都大医院都没有什么办法可治，用高级理疗仪器也不过缓解一阵子，过后还是痛得难受。”

“那你现在呢？我看你不象有腰痛的样子。”

“现在当然没事了，早就好了。”

“那你是怎么治的？”姗娣一下子从沙发上起来，靠近我。

“炼功啊。”

“什么功？”

“法轮功。听说过吗？”

“法轮功这么好啊？我早就听说中国在镇压，但不知道这功会这么好，快告诉我，先不要干活了。”

“明天吧。我先把卫生搞一遍再说。”

第二天，我又简单的将李太太家收拾了一下，姗娣就拉着我讲法轮功的事。

“其实没有什么，开始我也是不信气功的，因为有病乱投医嘛，正好我的一位老同学在国外，知道法轮功很好就写信告诉了我，我就在我住的大院里找到了炼功点。谁知没炼几天，磨了我二年的腰痛就没了。为了证实这件事，我还破天荒的擦了家里的所有地板。所以不信也得信哪。”

听到这儿，姗娣的眼睛亮了起来，拉着我的手：“快来教教我怎么个炼法。”从那天起，我除了帮着姗娣妈李太太收拾房间卫生外，就是教姗娣炼功。

姗娣是个心底善良而简单的人，她一般不怀疑别人，这也是她有缘得法修炼的一个重要原因。

炼完功，姗娣就有了问题：

“不知道这么好的事，江X X为什么要镇压呢？真是想不通啊。”

我问她：“你的先生同意你炼法轮功吗？”

姗娣笑了：“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只要是江X X反对的，一

定是好事，去炼，去炼吧，肯定是好的。”

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感到眼睛热热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原来师父讲修炼讲缘分，还不太能感受得到，这一次，除了我自身经历外，又一次证实了这个缘份。

自从我得到法后，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让更多的人得法修炼，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正法门修炼，表面得到的福分就是身心健康，而修炼者实际得到的，是多少古往今来的修道人想得而得不到的。因此，当时决定去做这个工作的另一个目的地也是想遇上有缘的人。可能是这颗心太强了吧，总是事与愿违。

我的第一个客户是位晚期肺癌患者，我见到这个老太太时，她刚刚做完手术，几乎不能说话。

第二个呢倒是个年轻的，但却是个智力有问题的人，理智不清，这种人是不可以修炼的。

第三个就更有意思了，是一位老年男子，每天需要照顾三个小时，我想这下可好，每天三个小时，肯定能有机会谈起法轮功了。没想到，当我早上赶到他家的时候，他的儿子出来告诉我说，他的父亲在昨天夜里就去世了，可惜这位老者连见我一面的缘份都没有，就更不用说别的了。

经历了这三个客户之后，我有点失望，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您说怎么有缘的人这么少呢？难道是弟子的心不够纯吗？”这时，我也看到了自己那颗有为的心，师父教我们凡事要随其自然，不可强为。于是我把这个心放下

显出同情心，有的还会问在那里可以学功。

在一走一过中常有讲真象的机会，所以最好是随身带着真象小册子。在电梯里，在买东西的时候，参加社交活动，上餐馆吃饭都可以给人发。中午吃饭时，也可以给同一个办公大楼里的人讲；开始时是有点不太自然。但当一想现在这人和我擦身而过，以后可能再也见不着了，所以就别有那么多人心了，要快讲。不光自己讲，还可以请同事朋友帮忙讲。

有这么例子，有一天，我的老板说他马上要去较远的一个小城市见一个客户。他进一步介绍说，这是个老太太，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孤身一人，一生吃苦……。我马上想去跟她讲真象，但她又不是我的客户。我当时请师父给我点智慧。就在我的老板临出门前，主意来了：我请我的老板代我请求那位老太太为我们在大陆被迫害的同修祈祷，我说我听说善良的人的祈祷是有力量的。同时我请我的老板带给那位老太太一张法轮功传单，以便说清楚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的老板是个天主教徒，他接受了我的委托。结果很好。我老板回来告诉我，那老太太不但很乐意帮忙祈祷，还对法轮功很感兴趣。

师父在《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话》里说，“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象。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其实很多大法弟子讲真象时说，我现在去讲真

象，好象现在是去讲真象，你平时就不是讲真象。救度众生贯穿在你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如果大家都能够认识到、认清其重要性，我想，那可能会救度更多的众生。”我能和任何人遇上都是缘。都应该告诉他们真象。对于那些刚从国内来的同胞，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就起到了一点讲真象的作用。因为江X X对法轮功的污蔑实在太离谱了。

一些体会

有一些体会和各位同修分享：遇到不同的人就从他们能接受的角度讲。比如，向我的犹太人同事就多向他讲迫害，因为犹太人被迫害了很长时间，他们很能同情被迫害者；请他签名营救同修，他都很乐意做。和相信因果报应的同事可以多讲迫害完了法轮功，参与迫害的恶人会有恶报的话；向基督徒讲真象可以指出有个别华人基督徒对法轮功的评论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法轮功弟子被迫害的这个时候公开的对法轮功说三道四是助纣为虐的行为。当年基督徒被迫害时罗马帝国的人也是那么干的，结果加重了基督徒的迫害，那些罗马帝国的人也在日后遭了恶报。讲过真象后我一般都会请那些基督徒为我们大陆正在受迫害的同修祈祷，还有良心的基督徒一般都会乐意去做的。

另外，要听师父的话，不能讲高了。我刚得法时有一次和一个朋友喝着功夫茶，从晚上九点讲到凌晨一点，那时带着显示心，越讲越多，越讲越高。讲完后发觉这位朋友越听得越多就越糊涂。我还不如少说点，只说法轮大法好，我炼了之

我是一名投资顾问，每天都有机会接触到客户，有见面的，也有打电话联络的，我就尽量的把握机会向每个客户讲真象。讲多了就很容易引入法轮功的话题。客人中有看到我的“法轮大法好”胸章主动问我的，也有的是因为桌上的《Compassion》杂志，更多的是我找机会提到法轮功的。切入点有很多。比如，当客人问，这些年你自己投资成绩如何啊，我说很好，因为我根本没投，修了法轮功，师父说别赌博，我在2000年5月就卖光了股票，逃过了这一场股灾；或提到最近有没有回中国，我说没有，我打算等到江××被判了群体灭绝罪才回去，我修法轮功的，现在还不想回去被迫害；或讲起身体病痛时，我可以讲，我很幸运，修了法轮功，腰痛好了；或讲起人生时，就说修了大法了，内心安宁多了……这样，想讲就常常能讲到法轮功真象。

讲真象是修炼问题

讲真象不是个技术问题。我觉得，如果在一段时间里，学法能静心，注重向内修，正念就强，讲真象就主动，就会想出很多方法去讲。而学法放松的时候，念就会不够正，就会生出很多杂念来，比如，心里一犹疑，想这次该不该讲，要不要等什么什么机会来了讲会更好。一动这种念时，我脑中就一定不会出现不讲的很多理由。那些理由都是干扰。就会错过机会没讲，有些人走了以后就没回来过。

举个例子，我的公司来了个新老板，来到我们的分行看一看。我本来是要跟他讲真象的。我上次遇到那个大老板也是马上就跟他

讲了。这次分行经理却建议我混熟了再讲。我当时正念不强，就答应了。没想到那个老板走后再也没出现过。也有些来找过我的客户见过一次后就再没回来，我也没讲真象。我有时一想起那些见过面却没向他们讲真象的人，自己就很后悔。我想有些人一生可能就这么一两两次机会听大法弟子讲真象，让我遇到的人可能就该我管，该我去救的。为了以后再别后悔，我后来就干脆不找借口了，反正每个走近我的人都和我有缘，不管他是老板还是要饭的，都是来听真象的，那么我就硬性规定自己，见了谁都要讲真象，那怕只讲一两句都比不讲的好。后来，我遇到过的大多数人我都讲了真象。我就直接向每个人讲，我是炼法轮功的，身心都受益很多。我发愿向遇到的所有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象，现在就和您讲几句……这样就不会漏掉一个。

有了这一念，师父就给我安排了很多有缘人来找我。比如，有一些客户为了一点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就来找我，本来他们不来见到我也能在电话上解决的；也有的客户来找我，见到我之后却问东问西的，想不起要干什么，也有很多人打电话来向我推销长途电话服务，等等，这些人都是找上门来听真象的；还有过一个人来找我买保险，说是我的总公司里的同事介绍来找我的。我的公司根本就不卖保险，总公司的同事不可能不知道这点！这又是来听大法真象的。果然，向他一讲大法真象他就显得很高兴，他明白的一面知道是来听真象的。往往这一类的被安排来的人都是比较善良的人，一听到真象就

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得到通知去照顾姍娣的妈妈。

可能人们还记得，中央台播出的那个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王进东，自称是炼法轮功的，在大火之下，中央台居然还拍到了一段精彩的镜头，他在烈烈大火中居然声若洪钟的高喊口号，说是法轮功是世人必经之门。外行人不知道，修炼过的人都听得出，这一出口就漏了馅儿。所以有人说，只有不炼法轮功的人说不好，而真炼的人又不让你说话，除非说他们想让你说的话，否则就是酷刑洗脑伺候。

再回过头来说我的客户，姍娣自从炼功修心以来，身体一天天见好自不必多说，在我停了这份工作之后，我与姍娣的缘一直没有断，好象我们之间有一种心灵感应似的，经常在我想起她的时候接到她的电话或她来我家坐坐。

没有多久，姍娣就在电话里告诉我，她出去工作了，去餐馆里帮一位朋友。因为身体好了，在家反倒烦闷得慌。老板娘一见姍娣变了样，还能干活了，就好奇了。一听姍娣说炼了法轮功，她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她在中央四台上看到的法轮功是些杀人犯或疯子，她的朋友姍娣怎么可能炼上法轮功呢？姍娣说：“快不要看那些假新闻啦，你看我就够了嘛，这才是真法轮功哟。”老板娘这一明白可好了，餐馆里再来熟悉的顾客，不用姍娣介绍，老板娘就开口了：“要想健康啊，还得炼法轮功，瞧，姍娣现在多有精神哪，五十多岁了，体型还保持得象年轻人。”

又过一阵子，姍娣来我家，讲她去另一个城市为舅舅祝寿，

舅舅家有二十几口人，见了姍娣就问她为什么原来病怏怏的，现在这么精神了，她的回答极简单痛快：“炼法轮功啦。”然后舅舅家老少都围着她学打坐。

来年，姍娣的一位亲戚举行婚礼，结果新娘和母亲倒喜欢上了法轮功，姍娣回来就找我复制教功录象带。

过了二个月，姍娣说她刚从英国回来，她的一位好朋友正在那里探儿子。那位朋友有病，姍娣就教她炼功。她的朋友吃惊极了，“原来法轮功这么好，那中国政府一定搞错了。”

还有一次姍娣陪先生到外地谈生意，她在外面等着，坐烦了，她就坐在连椅上盘腿打坐。感觉真舒服，不知过了多久，一睁开眼，眼前站着一位白人中年妇女，她说，她已经等了很久了，看到姍娣那种祥和的神态，她就想学打坐。姍娣告诉她：“你去当地找炼功点吧，我不是这儿的。”那位女士说：“我也是从这儿路过。我是XX市的。”姍娣一听哈哈大笑：“怎么会这么巧？我也是那儿来的。”回来后，姍娣又来要教功录象带，她要送给那位有缘人。

姍娣现在和先生过着充实而幸福的生活，生意越来越好，她也越来越忙，我问她可否吃得消，她说：“我是大法弟子还怕这点苦吗？”

这一切的变化都起始于那一天，我去她家照顾她母亲的第一天。姍娣经常不厌其烦的回忆当时的情景：“我见到你真是好亲切好亲切，你真是把这个法送到我家里来啦。真的很好。”

弟子交流

在社区讲清真象中否定旧势力

多伦多大法弟子

【正见网】四年来，经过广大同修持续不断的讲清真象的努力，多伦多的华人社区已经在自觉的向大法靠近。由于我开的公司有业务经常要面对大量的顾客，发展业务的同时没有忘了作为大法弟子应做的的三件事，讲清真象就自然而然的溶汇于工作中。

有同修和我在一起工作。由于我们公司华人顾客非常多，碰上华人顾客总会聊聊天，于是我们默契配合，从大跃进粮食亩产三万斤谈到“六四”的政治谎言，从三反五反谈到反右文革中邪恶的政党对中国人民的迫害，从大陆下岗工人和民工的悲惨生活谈到贪官污吏的鱼肉百姓，从物欲横流谈到在××党的毒害导致道德的败坏，最后谈到天安门广场的“自焚”的假象。有时还能当场在计算机上放一段真象片给顾客看，既展示了产品性能，又讲了真象。不管他是访问学者，还是探亲访友的老人，不管他是国际留学生还是移民，也不管他们开始是强词夺理还是冷漠回应，在我们的巧妙配合下，做到师父所说的用理智和智慧去讲清真象去洪法。很多人都信服了，有的被大法的慈悲深深打动。

长此以往，我们这儿成了华人的一个小活动中心，大家有事没事都来坐坐聊聊，说说心里话，谈谈小困难。当然也不忌讳我们是法轮功学员，知心的话都往外掏。一次，一个化学工程师和我聊天说：我

真信法轮功被共产党迫害了，你讲的真象我都听三四回了，我都知道了，但你们法轮功是贵族运动（他的意思是精神贵族），太脱离群众了。你得告诉我们怎么做呀，不然我还成天梦想着有一天回中国如何如何了。听到这话，我就更明白要深入讲真象。这正如师父所说：“讲真象是万能的钥匙。拉拢人都是金钱、利益，都是常人的东西，那都是一时一世的事，而你给予他的是生命永远的事，而世上的生命又都是为这件事情才在世上存在的。”（《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话》）明白了真象的人们即使仍然在名利情以及邪恶的诱惑下摇摆，但仍在内心深处挣扎着，向大法靠近。有时看着他们动的每一个善念，心中就涌起无限的慈悲，也更能理解《转法轮》中的说的“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而常人在听过真象后也往往产生了对大法的敬。

师父说：“但是，旧势力也系统的安排了它们的因素，从而具体来安排它们要的那一切，所以造成了每个学员又都有具体的旧势力的安排与旧势力那些生命管。”

（《在2003年美中法会上的讲话》）对大法弟子尚且如此，在常人社会中，旧势力的安排就无处不在了。

一次突发事件让我动了一念，把已经明白了真象的人们团结起来，用大法的至纯至正来影响他们，从而脱离邪恶的控制和影响，取消那些所谓打着侨领的旗号干着迫害大法的事的人的市场，把绝大多数有正义感的华侨同胞团结到大法的周围，彻底断绝邪恶对他们可能的毒害，把他们从变异的

大法弟子诗词

晨炼

静宜

鸟静，
树静，
天地静。
环抱间，
一个玄妙的圆
缓缓运行。

汗流，
泪流，
岁月流。
流转间，
一环金色的轮
悄悄圆明。

身成，
道成，
乾坤成。
回归间，
一卷无心的诗
飘洒凡尘。

大法修炼

正明

修炼难，也不难
但看执著何时断
执情执幻执观念
山重重，路漫漫
只叹苦海茫茫总无岸

修炼难，也不难
溶法精進金刚坚
正念正行正法路
坦荡荡，光闪闪
同乘法船悠悠共圆满

正念正行 救度众生

向遇到的每个人讲真象

Johnny Wu

【正见网】讲真象，救度众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份内事。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向遇到的每个人讲真象。现在我和各位同修分享一些自己在讲真象中修炼自己的经历，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慈悲指出。

向同事讲真象

除了家里人以外，和我每天共处最多的就是公司的同事了。从我刚刚得法到现在，我一直在向同一办公室的同事讲大法的真象。一有机会就讲。刚刚得法时我希望我的同事也能得法。讲的时候既有正念，也带着显示心。讲兴奋了还在办公室里做法演示。当时虽然表现得太兴奋了点，但由于我是真心和他们分享好东西，他们感受到了我的这颗心，所以从来没说有什么不好的话。我发觉最能让同事认同我们的是我们平时的表现。我的同事们给我的反馈是，修了大法以来，我少了自私，多了为别人着想，也没见我生过病。他们生病时还会表示，早晚他们也是要修炼法轮功的。

向同事讲通了真象以后是有很多很多好处的：请假做大法的事变得容易得多了；明白了真象的同事还帮我向其他同事或客户讲真象；我还可以戴着“法轮大法好”的胸章上班，办公桌上能放《转法轮》和《Compassion》杂志；同事还鼓励我在办公室给客户讲真象，这些都是很有利的条件。

向客户讲真象

事：

有一对夫妻，都是修炼人，他们的修炼是在世间修大道，在常人中磨炼。夫妻俩都是锁着修的，就是按照师父传的法的要求从做好人开始，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心性，升华自己的境界。由于修炼中心性的提高和境界的升华，表现在人世间，人们都说他们夫妻是好人中的好人，对他们赞赏有加。

几年后，夫妻俩有了一个小孩子，孩子非常健康，从不有病，而且招人喜欢。虽然他们对孩子很疼爱，但仍然一如既往的精进修炼。在孩子一岁的时候，这时候，他们已经修得快接近圆满了，但他们不知道。

这一天，夫妻俩正打坐炼功，就在他们感觉心越来越纯净的时候，突然，睡觉的孩子好像得了重病般难受的啼哭起来，哭声很凄惨。妻子睁开了眼睛，但看到丈夫仍旧不动，妻子想了一下，自己的孩子从来没有病，刚才临睡前也很好。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于是继续静心打坐。可孩子哭声越来越大，好像越来越难受，哭得声音都沙哑了。此时妻子有点担心，但仍然尽量保持静心。突然，孩子的凄惨哭声嘎然而止，停止了呼吸。妻子马上睁开了眼睛，一看孩子竟然死了，妻子心如刀绞，立即跑过去抱起孩子，伤心的哭了。就在这时候丈夫开悟了，他望着妻子慈悲平静的向她说出了事情的因缘。

他说：“在某个朝代，我们是师兄妹，而且很要好。那时我们有几个人同在一个道观里。在我们中还有一个人非常爱慕你，并向你表白。但是，你拒绝了他。他又知

道你和我要好，妒嫉心使他非常恨我们俩人。他当时说，‘你们想修炼，我就是死也要阻止你们修成。’这个人今生就是你手中的这个孩子。他虽然没有阻住我，但是他干扰了你。”说完，修成的丈夫施展神通，让妻子看到了另外空间死去的孩子的元神，正是那个发誓要阻止他们修炼的人，而且正在大笑。妻子痛悔不已。

修炼是严肃的，任何的人心执著都可能阻挡修炼者修成。师父在《精进要旨》中说：“机缘只有一次，放不下的梦幻一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著心的过程。”

人生如梦如戏。当梦醒戏尽之时，一切都是幻，唯有在大法中修成的一切，才是我们真正的真实。愿我们都能在法中精进，不再陷于世幻尘梦之中，修去一切执著和不纯，用正念、神念走正我们的证实大法之路，不负师恩和众盼。

政治制度下救度出来，用正念正行带领他们走向净化心灵，返本归真之路。

事件是这样的：在我公司周围的一个居民区内一位华人在离家50多米的地方被抢劫，身中三刀，并被殴打。仅仅数日，又一位华人老者被抢。一时小区内人人自危。小区内华人众多。纷纷找我，要我想办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接触华人的机会，同时，也是一个用常人能理解的方式参与社区，进入社会。于是我就给大家出主意，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就如此频繁的小区犯罪活动与警察局交涉，要求增加巡逻，同时建立与警方的互动。结果大家反响十分热烈。于是我就暂时成立了一个社团叫“华人服务社”，一个星期就有四百余人签字加入。我们成立了董事会，华人服务社开始运作。

记得在第一次组织为居民同多伦多政府灭罪机构座谈之后，一位为我看小孩的老师，她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于是她逢人就讲，说我是炼法轮功的，家不在这个小区，又没有什么好处，风里雪里跑干什么呀？最后这话直接讲到了我的面前，但当我任劳任怨的在功友配合下顺利完成“关照邻里”（neighborhood watching）的培训，与警察分局合作主办个人和家庭安全交流会等活动后，她不得不加了一句：“你这样做也真不容易。”

居民明白了，大法弟子不仅有一颗善良的心，慈悲的胸怀，而且也关心社区，溶入社会，并不是象中共宣传的那样都是如何冷漠的人。我和当地居民相处的很好，

用他们理解的方式向他们讲大法的真象。讲真象来打开了他们封尘已久所等待的机缘。而且正是由于一个修炼者的正直豁达、不计名利、不辞辛苦为他们奔走，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也站出来为我说话。

但好事总有人出来反对。一个住在这个小区而且与中领馆有着很好关系的社团负责人，从来没有为小区的建设出力，这时开始挨家挨户说，炼法轮功的有政治目地，云云，结果几位邻居听了，不约而同的反驳道：你可以信基督教，我可以信天主教，他就不能炼法轮功？他为我们做这么大的好事，你怎么不做？……。听着几位居民绘声绘色的描述，我会心的微笑了。邻居们临走还对我千叮万嘱：为了大家，一定要干下去，以后谁敢说法轮功不好，我们跟他急。

这样一来，在这个小区的由我一两个人讲大法真象，变成了十几几十人帮我讲真象。同时，由于多伦多的华人和国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把真象讲给他们，由他们把真象带回给国内的同胞，这对于邪恶的震撼，对有些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中国人明白真象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正法修炼中学法和修心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由此而来对法理的认识是每日俱新。记得当初我发起华人服务社的时候，就明确要以此来团结华人，创造大面积讲清真象的机会，而且还可以和有缘人结缘，铲除黑手对广大华人的操控。

比如刚举行几次活动，其中一位被抢劫的受害人找到我，对我一

再致谢，临走一定要送我女儿一副手链。我坚决不收。他说远在异国他乡，家里人被伤害成这样，真是又屈又冤，大家除了说点同情的话之外，都无能为力，让我这么一组织，他也明白华人应该团结，应该互相关心，互相关照，他一定要感谢我。我听了回答说：“得，你一定要谢我，就说一句我最爱听的话就行了。”他好奇的问我：“什么话？”我说“法轮大法好。”他一听就笑了，然后好象明白过来似的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接着我们一起笑了。

可这一来，让我有些发愁——我搞如此大的社会动员，花较大精力与常人周旋，是不是在“搞政治”？我修炼法轮功就是为了脱离常人社会这个大染缸，好不容易脱离了干吗又跳回去了？这送礼的来了，以后指不定来什么了。于是我反复的读《精进要旨（二）》。师父在“不政治”中说：“作为大法弟子的修炼是高于人的，是掌握更高境界真理的修炼者，认识上是超越常人境界的。在更高的法理境界以下的认识就不再是宇宙的真理了。这一点每个大法弟子在修炼中都是明确的，那就更不能把常人的政治混于正法当中。大法弟子所承受的魔难是正法与修炼中的事情。揭露邪恶、向世人讲清真象也只是说明大法与弟子们所承受的迫害，其根本目地是在救度世人，去其众生头脑中被邪恶所灌输的毒害，挽救其将来因敌视大法而被淘汰的危险，这是大法弟子在承受被迫害时还能挽救众生的伟大的慈悲体现。从另一方面讲，神、佛怎么能参与人的政治呢？神、佛

更不会肯定变异了的人类社会所出现的政治。

“人类社会是修炼的好场所，是因为这里的一切都会使人执著，因此而能走出来、去除一切对人类社会的执著，才伟大、才能圆满。”师父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叫你们真正在证实法中走出自己的路，正悟自己的一切与威德。”（《在 2003 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话》）我悟到，从根本上讲，我们不是在参与常人的什么政治，我们只是利用常人社会的形式，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去讲清真象，救度众生。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只有不断的学法，才能更加走正自己的路。

这一切是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发生的事。在同修的共同努力下，现在我们的华人服务社已经发展到一千多人。因此而来，与社会各界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开辟了各种各样的讲清真象的领域。由于多次活动受到好评，一些警察和政府人员和我们经常见面，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向他们讲真象。

六月五日，由于之前和警察总局合办的中国国际留学生安全和就业讲座等活动的成功，十八位同修应邀代表华人服务社出席多伦多警局华人咨询委员会华人咨询大会。一方面为华人社区的安全出谋划策，修炼人的正念正行自然能带动华人社区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当然我们及时谈到中领馆的播种仇恨。同修中人才辈出，英语组、广东话组、普通话组都有同修加入，形成了每个组都有谴责播种仇恨分化华人的市民意见的局面，而且在非常轻松的环境下，给各个

希望能正常炼功学法，我想换工作，向司机同事打听出租车这一行，他们表示，目前这一行人数量已太多。这没有影响到我，能够温饱即可，又没有想要赚大钱。没多长时间准备证照考试，却考得很顺利，高分过关，这对一个已经 56 岁的人来讲真是奇迹，心里明白是大法开启我的智慧。已经七至八年的司机老同事，感情很好，知道我要下来开车，就主动帮忙去找车子，以最合理的价格帮我找到了一部好车，配备很齐全。

自从去年 11 月起开出租车，每天早上炼完功，7:20 开始做生意。每位上车乘客都向他们介绍大法，有时在文化中心发大法材料，有时选择人潮最多的有名基隆小吃街 庙口来发洪法资料。有两次选星期日上午九点多到十点多到一家银行前去发，儿子说：“您敢穿制服在这里发？”我回答：“大法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如果不是修炼大法，就没有机缘在义交开出租车，这是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我高兴得都掉眼泪呢！”

第三次发是在儿子上班的店门口，他又来考验我了：“您不要在这里发，效果会不好，谁会愿意接受呢？”我想我是在做最正的事，还是很坦然的发，在不到一小时，手头的三百多份一下子就发光。我越讲越慈悲，声音越好听，到后来觉得那不是我的声音，是一个很慈悲的人在讲，从我的嘴里说出来。眼泪从脸上流下，自己都没察觉到，直到嘴里尝到咸咸的味道。儿子看到了，就主动帮忙折资料，还特地去买饮料来给我喝。

发一份材料就是在救他，以慈悲心去发送，他就能知道真象，也有机缘将来得法。在这当中我体悟到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在救度众生，用慈悲心去对待每个人，就能救度他，而慈悲是放下自我修出来的，放下越多自我，慈悲心就有多大。如果带着一颗平常心，就起不到救度众生的效果。

师父在《在 2003 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话》中说：“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是修善的，你们要慈悲。不管他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你们都要慈悲的对待，你们都不能与常人争高低、用常人心来看待众生。你就慈悲的做着你要做的事，不管他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慈悲是修出来的，不是表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给人看的；那是永远常在的，而不是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变化的。”

修炼后名利心已淡，只求温饱即可，虽然出租车司机这行竞争激烈，但工作时间自由，不仅可安排时间到炼功点和读书会，又可参与洪法活动。从此我的学法炼功都没落下，各种大小型弘法活动都能参加。到炼功点正常炼功学法后，接触到的同修都很精进，常感到自己的不足，在同修的带动下，更积极投入向世人讲清真象，短短时间心性提升特别快，体悟到正法修炼是多么的殊圣伟大！

随感随说 幻

正明

【正见网】曾经听过一个故

借走的时候，爷爷就告诉他们等还书时，再多带回两本复印本来，这样他就可以把更多的书借给有兴趣的人。我非常感动。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打开家门让人们来寻找法……然后他把电话又递回了陌生人手里，这个陌生人或许是未来修炼人中的一个。

在我挂电话前，爷爷告诉我，他“很高兴能让轮子转”——等待他的将是多么美好的未来啊。

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今年夏天我会再去墨西哥完成我的历史使命，还有那么多的人等着最伟大的法。

谢谢师父，谢谢。我会把以后的路走得更正。

(2004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

走出来溶入正法修炼

金凤

【正见网】三年前在台湾电视节目中看到，大陆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广场举着“真、善、忍”的横幅，给我很大的触动，“真、善、忍”这三个字很好，为什么会受迫害，我流下眼泪；又看到西人学员到天安门，也被打被抓，心里好难过，到底这是什么功法？这些修炼者如此坚定，敢冒着生命危险到天安门表达自己的心声，记得十多年前的大陆64学运，有多少年轻学子在天安门广场被军警杀戮，促使我了解法轮功，到书店一次把李老师的20多本书都买齐。看完《转法轮》后我明白了一切，激动不已，就想修炼了。

得法头两年因为工作时间长，又要二十四小时轮班，可是常加

班到十二小时，加上安逸之心使得学法炼功不能保证，心里很是苦恼。2003年七月初，无意中改换上班骑车的路线，看到同修们在炼功，心里颇难过。第二天经过那个炼功点就掉泪，为什么我不能跟他们一起炼功？并且在省思着，为什么我的上班的时间这么长，无法走出来和大家一起炼功法交流。第三天又经过那个炼功点，看到同修在炼功就掉泪。于是发愿明天一定要去炼功。

《精進要旨》的“环境”这篇经文：“我给大法弟子留下的修炼形式是要弟子们能够真正提高上来的保障，如我叫你们到公园里面大家集体炼功形成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是改变人表面的最好办法。大法弟子在这个环境中所形成的高境界的行为，包括一言一行能使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能使人找到差距，能感动人，能熔炼人的行为，能使人提高得更快，所以新学员或自学的弟子一定要到炼功点上炼功。”对于这段经文，我是深有体会的。

当天晚上打电话给炼功点联络人，她告诉我：4:55开始炼功，隔天我3:55就起床，到炼功点跟着大家一起炼了一个半小时，剩下第二套的法轮桩法回家炼。这是在上早班的时候才能这样做，但我的上班时间会轮调，所以炼功时间不正常，有一天没一天的，就像《转法轮》里讲的：“作为一般修炼的人，属于‘中士闻道’，炼也行，不炼也行，这样的人可能就能够。”我不要那样，就在寻思解决之道。

讨论组讲清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国江xx集团如何不得人心的迫害法轮功。效果大家可想而知了。

那么在这其中，我悟到了包容和无私无我。正法到了今天，任何一个讲清真象的项目都需要同修的通力合作，而每一个同修身上都压着多个项目，都在证实着法的同修的意见是极其宝贵。一位同修想到我们应该创造给中国来的小留学生讲真象的机会。虽然只是一个同修的一年前的一次话题，而我一直又生活在校区周围；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我能做点什么，但就是找不到切入点。在一次和警察组织的活动中，一位华人高级警官希望我们帮他组织一次和留学生的活动，机会就来了。于是华人服务社在同修的帮助下积极的联络留学生人员，这一次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所以包容同修的意见不仅仅会让我们的工作更加顺利，讲真象更有效益。

要包容同修的意见，我们首先要做到无私无我。只有做到无私无我，才能完全站在法上看问题，站在法上去理解同修的意见。如果做不到无私无我，就会在合作中就会因私利私情被侵害而动情动气，就成了师父提到的说不得的人，也就谈不上包容和慈悲了，更谈不上合作了。这不仅仅不利于我们的正法工作和修炼，而且也是旧势力高兴看到的了。

大法弟子在正法中走到今天，在师父不断鼓励我们走向成熟的正法路上，任何有损于正法工作的行为都将是对于我们正法誓言的背离。在此，我借师父《洪吟》中的诗“道中行”与同修共勉：

大道世间行
救度迷中生
淘去名情利
何难能阻圣

以上是我最近几个月的修炼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段从树上掉下来的经历（译文）

西人大法弟子 麦克

【正见网】你们可能听说加拿大有个学员从树上掉了下来，那就是我。

2003年9月9日一大早，我到Sunny Brooke医院报导时，得知一天的工作被医院的管理员取消了。既然到了这里，我就指给我的上司：一棵十分危险的100英尺的云杉树，随时有可能折断掉到建筑物上。我们看过这棵树后，发现树干的裂缝已经逐渐扩大了，于是我们决定立即把树铲掉。

我锯断了35英尺的树头。当我爬到57英尺高时，我又锯断了一截20英尺高的树干。于是我决定爬过去，把第三段也锯掉。我事先检查好一切，然后锯掉了裂开的树干，让树干掉到地上。我的安全带却系在了正在落地的那断树干上。那段树干大约有300到400磅重，正在把我从大约60尺高的树上往下拽。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用锯把绳子锯断。

可能是命运安排吧，我自己的锯前一个星期五断了，新发的又不好用。在考虑过我的选择以后，我决定跳到被拉扯方向的一棵毗邻的树上，看起来这是使自己不掉到下面篱笆上的最好选择。在那一刻，我没害怕，我知道我已经得法

了，我非常平静，知道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我会没事的。因为拖我的树干非常重，另一棵树的树枝没能拉住我。我在空中时，心里充满纯净、平和和坚信。最后我掉到了地上。

我没有碰到周围任何的障碍物，包括系在我右侧腰带上的 46 英寸长的锯。而且，虽然这个重 40 磅的锯正好系在我右腰部位，但我却是臀部左侧着地，“奇迹”是唯一一个能描述我如何落地的词。

从 60 尺的高度摔下后，我没有感到任何疼痛。我立即想要站起来对我的同事说我没事。他们坚持让我坐着。我坐了起来，挣扎着要把我身边的东西挪掉，站起来和他们说我的确没事，没伤着。又一次我的同事阻止了我站起来。

一位男护士从医院的窗户外看到了这一切，他打了 911 并急忙向我跑来。他让我不要动，并问我哪里伤着了。那时我的思想一转，然后我发现我的胳膊木了，不能活动。我看着我的胳膊，说了声：是。当我刚说完“是”，我就真的伤了。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里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

很多严重的伤出现了。我的横隔膜和脾脏裂了；我的内脏移动了位置和填满了我的胸腔，压着我的肺。这是我的第一个遗漏。我应该坚持我作为修炼者的第一念。谢谢师父把最不好的事情变成最好的，救护车在接到护士的电话前就已经驶向了我。在我摔下来后 10 分钟，我就被送到安大略外伤中心。又一次，奇迹出现了：当我被送

到这里的时候，有 9 个非常紧急的手术刚刚都做完。医护人员马上给我做手术。大约 20 分钟后，我的臀部和胳膊上的骨头已经重新归位了。我的脾脏被移动了，横隔膜也修好了。我其它的伤：破碎的骨盆和肋骨、挫伤的肺和在一条胳膊里损坏的神经就让它们自己愈合。

一个整体

我醒来的时候头脑非常的沉重。然而我的第一念是：“我是个修炼者。”然后我的脑子也变得清醒了。即使在麻醉状态的时候，我一直告诉自己我是个修炼者。我想打电话给其他同修，我突然回忆起了一位同修电话号码，以前这个总是记不住，每次都要先查。令人欣慰的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就想起来了。

我感觉非常强壮。医生非常吃惊我能恢复的这么快，我觉得我可以回家了。但是医生希望我能留下以便观察。第二天，医生告诉我检查结果是我的主动脉破了，他们想给我做开心手术。我的内心深处知道我很好，他们没有必要做手术，我告诉了他们我的想法。而我的另一面却在衡量这次手术的危险性，我刚做过手术，如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再开刀，那我的肺可能承受不了。这是我人的一面的想法，至少在那时，影响了我。

他们在没有经过我允许的情况下，给我做了手术。这次手术使我的情况变得更糟。医生切开了我的肩胛骨附近，把我胳膊下的肋骨摆开，还把一个肺里的气抽光了，才找到了我的主动脉。他们看到了主动脉已经愈合好了。医生过后告诉我，我的身体结构是非常罕见

迎的程度和在中国的镇压。她不是很感兴趣，希望能结束谈话。我不断发正念，并告诉她大家都对法轮大法很感兴趣，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也是非常让人感兴趣的话题，他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来写报道。最终我说服了这位协调人，她把其它部门的邮件地址告诉了我，这样我就可以让他们都从不同方面大体了解大法。

然后，这位协调人要准备给我和记者约一个时间，因为我的注意力不太集中，她再说的我都听不懂了。我就把电话递给了爸爸，希望爸爸能明白，并和她约时间。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很快就把电话挂了，时间也没谈成。没有约好时间，我有点难过。但是我没有仔细想想为什么结果是这样。之后，我们又打电话给另一家报纸，但是这次，我让爸爸来说。我有点紧张，因为怕结果又象上次一样不了了之。爸爸和那家报纸的人谈了很短时间都挂了，他告诉我说接电话的人侮辱了他，并告诉他墨西哥不想知道法轮大法。我很吃惊，然后我知道为什么结果变成了这样。我明白了师父讲的不要依赖于常人。虽然我的西班牙文没有爸爸的好，作为大法弟子的我却有更多的正念；从救度更多世人这方面来看，我应该能达到更好的结果。

我去了一家网吧，准备写信给第一家报纸的记者，并打印了一些向媒体讲真象的材料，以备见到他们时用。那天晚上，一个记者给我们打了电话，但是我们不在家，他没有把他的名字留给我爷爷。于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回了电话，因为我知道是哪个记者打的电话，

总机把我们转给了报纸的健康生活版。最终我可以和健康生活版总编辑在 2 天后会面。我非常高兴。那天晚上，那个上次打电话到我家的记者又来电话，并要求采访，时间也是在两天后的星期五。

我有两个绝好的讲真象的机会，可以救很多世人。但是我开始感觉有巨大的压力，我感到自己很孤独，无助。我发邮件给同修请求他们的帮助。因为是第一次见记者，我知道他们的正念和我在一起，还有师父在身边。第一个采访重点放在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功法，功理，从中受益情况等等。第二个采访重点放在了中国的法轮功的镇压。我随身带了手提电脑，我给他们看了在中国发生的镇压和迫害的事实，并把第三方报道关于镇压情况的报道也展示给记者。两次采访都差不多 30 分钟，进行得非常不错。我们得知文章会在周末登出，而且后来的确登了。两篇带图片的文章，一篇提倡修炼的，另一篇报道迫害事实。有些细节不是很准确，但是那只是因为我的西班牙文不是很流利的缘故。

回到加拿大后，我在网上第一次阅读到其中一篇文章，让我非常吃惊的是，记者把我爷爷的电话号码当做了法轮大法联系人的电话放在了报道中。我下班回家后，就给爷爷打了电话。一个陌生人接起了电话，然后递给了我爷爷。我马上向爷爷为我给他添的麻烦向他道歉，可爷爷看起来一点都不在乎，虽然他的电话铃声在过去的两天内一直没有停过。他告诉我有 20 多人来到家里借我留给爷爷的《转法轮》和《法轮功》。当人们把书

修炼了，他们大多数人都在不同的场合讲真象。他们的理解都非常不错，有非常快的进步。其他所有接触过大法的学生，可以说大部分都正面了解了大法。几乎每次我给3年级的老师代课时，学生们就会喊：“我们炼法轮大法吧，我们炼法轮大法吧。”大多数时候我都会告诉他们，因为要上课，现在不太适合，如果他们想炼功，那等放学了可以去炼功点炼。但是有一次，我去晚了，几个学生就开始大声的、有节奏的喊着：“法轮，法轮，法轮！”因为他们都想炼功。最后我同意了，我们把第一套功法做了两遍。这是非常好的经历，而且的确使他们平静了很多。

在矛盾出现的时候，是很好的修炼环境。虽然我在很多方面做的还不好，工作环境就象铁匠的锤子打铁一样一遍一遍锤炼着我，每一下，都使自己内心变得更纯净，更正。

在墨西哥打破人和语言的束缚、洪法的经历

今年学校放春假时，我有机会去了墨西哥旅行。我爷爷从退休后就常年住在那里。因为他的健康直线下降，他觉得他的日子不多了，就决定邀请他的家人去墨西哥的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探望他。

当决定我和爸爸一起去看他时，我觉得我不能错过这个对墨西哥人民洪法和讲真象的好机会。我们出发前一个星期非常忙，很多同修都在忙于另一件证实大法的事。我知道一个星期后会去墨西哥，但是我缺少参加正法活动的经验，尤其是海外讲真象方面的。我没有准备太充分，只打印了几本西班牙

文的《转法轮》、《法轮功》还有几百份传单。我当时主要想去当地的公园炼功。幸运的是，有位同修以前去过墨西哥，并建议我向那里的媒体讲真象。因为我担心我的西班牙文太差劲，对这个建议我有点犹豫。当然我知道，这是我必须要做的。

我们在3月初到达了墨西哥，我爸爸在2002年我刚得法时也开始学法轮功，但是我想他可能《转法轮》还没通读过。但是他几乎每天都炼功。他几乎和我参加了所有的在墨西哥的讲真象的活动。

在墨西哥，我们住在爷爷家。他住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社区，旁边有个很漂亮的公园。我就去那里炼功。有时我爸爸也会加入进来。我们有很多好的经历。很多行人都接传单，如果人们有兴趣来学，我们就把书送给他们。

一天，我们去了瓜达拉哈拉市中心的大学，那里的人非常多。我们发了一些真象资料。我们把《转法轮》和《法轮功》给了一位女士，她说：“Bendicion de Dios”（译：来自上帝的祝福）。在此前，她曾想到过自杀，但是她现在发现了这套优美的功法和新的希望。

在城里呆了几天，我觉得是时候联系媒体了。我爸爸非常支持，他总是非常积极主动。我们查找了黄页，决定打电话给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我爸爸的西班牙文比我好，所以打电话是他坐在我边上，以防我有什么听不懂。我们首先打电话给一份受人尊敬的、独立的报纸。我先和新闻协调人谈了谈，我问她知不知道法轮大法。我告诉她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广泛受欢

的，主动脉裂开那个部位的肉完全把裂缝堵住了。一个常人怎么能解释的了？他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几秒钟就死了。在手术过程中，还有其它的麻烦事：我只留了一个肺呼吸，但是因为肺也受过伤，根本不能支持身体的正常呼吸。所以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们不得不按摩，让心脏工作。这样他们决定停止手术。

他们把各种各样的机器放到我身上，这使我的情况更糟糕了。我的身上一度连了30台机器。接下来，我又得了严重的肺炎，导致了我昏迷。然后我在另外空间的修炼经历开始了。这些经历都非常真切，而且我也完全知道我是谁，我是大法徒。很多事情是在常人空间发生的，但是反映到了其它的空间。在我讲这些之前，让我来说说我从其他同修那里得到的支持和帮助。

当得知我的情况后，很多同修都来看我，一天24小时，在我的旁边发正念，给我念书。24小时的念书和发正念开始受到了干扰。来自医院工作人员的干扰试图想让同修们离开我，这些我在其它空间都有不同的经历。

在另外空间，我感觉到我在和邪恶交战，它们企图阻止同修们接近我。我知道它们不想让修炼者接近我，但是这不能阻止我，我仍然和她们一起学法，我多次找到她们去听法。

第三天是个转折点，这次我和同修们晚上在阳台上学法，外面的天气有点冷，而且有风。我低头看到我的胳膊和胸都涨的非常大，是平时的两倍。而且同修告诉我

我得了严重的肺炎。这些是我在昏迷态中不知道的。一位同修告诉我，邪恶想让他们离开我，但是作为修炼者，我们有办法对付它。另一位同修靠近了我，把她的冬天的长大衣盖到我的身上，那时我觉得那就象天使翅膀上的羽毛一样让我不再感到寒冷。他们开始念《转法轮》给我听，我的心变的纯净，思想里有正念，我大声的宣布：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徒。我是来帮助救度所有众生和你的，邪恶不能阻止我。当我的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身体里充满了无比巨大的力量。每个毛孔口很热，而且越来越强烈。随着我绷紧我的身体时，我觉得我周围的环境都在移动，然后一下子我让这股巨大的力量毫无保留的迸发了。我听见了医院大楼咯吱咯吱响，在这巨大力量的作用下咆哮，甚至感觉震到了医院的地基。在这些正念的作用下，情况有了变化。

一位同修一直在告诉我：“我是你，你是我。”我看见他真的成了我，并答应照顾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个新学员，那时的情景一定让她很担心，这是我一直放心不下的。有了同修的照顾，我感觉压力已经远离了我。几个月后，当我告诉那个同修我的经历时，他告诉我他去集体学法，并对每个人说：麦克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这些正念和他遇事先想别人足可以在另外空间接触到我。有些时候，我看到一些来支持我的同修，没有别的观念在脑子里，他们的功柱在飞快的往上长。这使我非常高兴。

慈悲的教训

有一次，我从另外空间发现我自己被绑了起来，有数不清的人围着我，评论我，责怪我，而我知道我并没有干那些事情。他们说了那么多修炼人的坏话，我觉得我非常替他们难过，我发现我对他们的慈悲也增多了。他们正在建造一个象牙塔，而我就被绑在塔的顶端，他们把塔建得越来越高。随着他们对我侮辱的不断涌来，我的心看起来变得更宽广，对他们的慈悲更多。随着塔的不断升高，到达天上，我也觉得自己是在地球之外。然后一个同修出现在我面前，开始质疑我是否值得这样做，质疑我是不是一个好的修炼者和我所做的一切。我在乎同修对我评价的执著心一下升了起来，我的心变小了，我的慈悲也变少了。我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证明我所做的都是值得的。我从塔上飞了下来，要去寻找能证明的东西。

当我往下飞时，《转法轮》出现在我眼前，上面还站着一个2英尺高的修炼者。说了几句话后，他开始给我读法。我听，心变得平静了，理智了，我的情消退了，然后我的慈悲心又出现了。我开始想那些评价我的修炼者，对他们有了慈悲之心。突然间，我那颗执著同修们怎么看我的心消失了。几乎同时，我被同修们围住了，他们拥抱我，为我高兴。我的家人也都笑了。我从来没见过他们那么高兴。他们都说大法弟子真好，法轮大法好。我开始流泪，为我的家人感到高兴。

几个月后，那个指出我执著的同修对我说，他当时的确提出过同样的想法。回想起来，是我的执

著心促使了别人的批评，并且反映在了另外空间。这使我感受到了慈悲的力量，也使我认识到了对别人要有正确想法的重要性。那个2英寸高、站在《转法轮》上给我念法的同修对我说，当他在医院给我念书的时候，他有一个念头，请求师父帮助，让我的元神听到法。当然这是确实发生的。而且当我不理智，很痛苦，过关或需要的时候，他总是出现在《转法轮》上。至于我的家人，当我从昏迷中醒来后，他们每个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大法弟子真好。以前曾经也被谎言毒害过的哥哥也彻底的转变，并念《转法轮》给我听，说出的话好象已经在法中了。我的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谢谢师父，谢谢大法弟子。

我看到了那么多另外空间的景象，好象我在那里生活了几个月似的。在这期间，我的执著显露了出来。一个非常重的心就是怕心。当害怕时，我就远离了法，我所在的世界就好象被毁掉了，在那个世界里不能看到事物的正确状态。我非常渴望法，我记得我想去够到《转法轮》，但是却够不到。当时脑子里有一种想法，如果我能再有一次机会得法，那么我就要尽量多学法。因为没有法，一切都乱糟糟的。而在法中的时候，一切都完美。我的怕心越强，事情也就越糟糕。当我走出怕的时候，我就能集中精力向内找，并能背诵《转法轮》中的“论语”。当没有怕心的时候，我就能记住法，法能加强我的正念，空间中的一切也都归正了。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事情并不都这么顺利。新学员 Steve 就在他修炼的开始经受了严格的考验。有一天他告诉我，有些同学说了很多大法不好的话。他们会当面和他争执，好象 Steve 招惹了他们一样。有一次，情况非常紧张，我就问其他的同修怎么把这事处理的更好。这些年轻人对大法的态度使他们的未来处于很危险的边缘，很明显他们中毒太甚。能感觉到他们周围密密麻麻的黑色东西。我们必须要把真象讲清楚，这是肯定的，但是好象哪种办法也不行，我们都十分沮丧。有位同修告诉我要更慈悲些，要向内找。起初，我以为我做的都很对，但是当净心看看自己时，我发现我缺少救度众生的洪大的慈悲。当我经过那些被毒害的少年时，我会有一些抵触的想法，有时甚至是非常对立的想法，这明显不是一种好的心态。我必须学会对那些讨厌我的人微笑。在 Steve 不懈努力讲真象和我内心变得纯净的情况下，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曾被谎言毒害的少年决定来看我们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活动，纯正的场除尽了他思想里不好的东西，这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他最后问 Steve，哪里能得到反对中国镇压法轮功的 T 恤衫。

还有一位宗教教师，我还没有和他谈过大法。我觉得非常应该去做，但是每次都有很多别的事情。有一天，我起床晚了，我觉得很不好，因为我要上班迟到了。但是我却不知道事情的另一面。当我走出工作单位附近的地铁站时，我正好撞见了那个我准备向他讲真象的教师。我心里想：“师父，请

让我向他讲真象。”那个教师突然问我，象被什么外来力量控制了一样：“你生活中还干什么？”这是开始。我告诉他我花了大量时间用来帮助结束中国对法轮功的镇压，而且我也修炼法轮功。我还告诉他我已经去很多班级做法表演了。我说到这里时，他有点惊住了，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去见我的学生呢？”然后我们就约定了时间，我去他的2个班里做法演示和讲迫害真象。师父又一次安排了另一群众生了解大法的真象。

有了以前那么多次讲真象的经验，这次我充分的准备了接下来的2次演讲。我知道我会去接触2个完全不同的人群，一个是科学性的，另一些是倾向于艺术系的学生。我还知道有一个班里有很多中国学生，他们很可能受了江氏谎言的毒害。

这两个班进行的都很顺利。在那个侧重科学、有很多中国人的班里，我引用了中国政府在镇压前对法轮功的调查和统计数字。我还给他们放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案的真象录象带。最后我以演示第一套功法作为结束。学生们听得都很专心，中国学生也不象我去的第2个班的，他们都很有礼貌。

在另一个班里，情况也不错。由于他们是比较艺术性的学生，对精神方面的东西更开放些（其中有2个学生已经学过功法了），我就给他们演示第一、二套功法。他们非常喜欢。在这个班的讲真象结束后，我就见到了所有三、四、五年级的学生了。

现在，学校里的形式非常好，也很稳定。至少有四个学生在真正

班，学生们都很专心听我讲，而且还问许多问题。看起来不管我怎么解释，他们都觉得在中国发生的残酷镇压是不可想象的。

在向学生们讲真象过程中有几个有趣的小故事。一次，我去了一个班级，那里很象“动物园”，孩子们都在打闹，到处乱窜，大声嚷嚷。宗教教师也管不了他们。当我一开始讲法轮大法时，他们立刻变得非常安静，并且很专注的听我讲。我们一起做了第一套功法，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参加了。那种场面非常美。炼完功后，所有的孩子都非常放松，都认识了大法好的一面。几分钟前还狂躁不安的班级安静了下来。一天后，宗教教师笑着向我走来，说：“你知道吗，昨天那个班级的变化是个奇迹。”从她对基督信仰的方面来看，我知道，这不是一句空话，的确有很深的涵义。

这一轮讲真象刚结束，新一轮就开始了。有缘人一个接一个来学大法。于是学校的集体炼功也开始了。每周4天，学生们课后就会来学功。有一些只来了一次，而其他的经常来炼功。大量的人来炼功也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执著心：我太执著结果。我希望人们都能认识大法，这样他们就可以修炼，并认识佛法的博大精深。有些方面我误解了。师父在《在华盛顿DC国际法会上讲法》中讲到：“……他们炼了功也好，学了法也好，虽然没有深入，但是已经定下了他们未来得法的基础……”所以我把渴望让人们马上修炼的心去掉了，把重点放在讲真象，让人们在大法有正确认识上来。

因为很多青少年都在学功，我就告诉他们要做个好人，在做任何事情时都按真、善、忍的要求。我告诉他们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一切信息，书籍和材料。所以他们的已经借走了《转法轮》，开始读书。

下面是几个新学员的故事：

Gerry告诉我，我在他们班讲真象后他就想学法轮大法的功法。几天后，他骑自行车被车撞了，他的脚踝伤了。从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我知道，这就是干扰的例子。不管怎么样，他最后还是脚上绷着绷带，忍着巨大的疼痛来学了前四套功法。

Lucy在读《转法轮》中一些段落前就经历了很多书里描写的现象。举个例子，在她第一次炼功时，她觉得她脸上许多部位都很紧，就问我为什么。我只是笑了笑，看着另一个已经读完天目部分的新学员。我们没有给她解释为什么，并告诉她继续回去读书，当读到第二讲时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另一次，当她炼“法轮桩法”时，突然停了下来，并坐在地上。事后她告诉我，她看见了一道很亮的光，被吓坏了。这次我又笑了，告诉她要继续看书。还有一次，她告诉我当她过马路时，差一点被车撞了，这时有人把她向后推，救了她。当她转过身去，却发现没有人！（读过《转法轮》的人可能知道我要说什么……）我十分感动！她的确在读《转法轮》前碰到了书里所描述的景象。这种情况对我们学校每个修炼人都是一种鼓励，加强了师父保护我们的正念。

有一次，我要飞上天堂，觉得好象要越过很多层，就象过门槛或山谷一样。在一定的层次上，我停住了，好象被捆住了，感觉执著就象线一样，一些非常密，就象衣服一样把我粘在了那个层次中。当我尽力挣扎时，我看见一位同修是未被绑住的，而其他的人或多或少都被盖住了一些。我不能从里面解脱出来，直到这位同修鼓励我要向内找，才解脱了出来和这位同修一起继续飞高。

然后我们又飞过了一层，那里有一些奇怪的生命在一个圆洞旁边，象是天上的一扇窗户，操纵着各种各样的工具，也集中精力观察着他们下面的情景。他们非常专心，狂热的操纵着那些东西，根本没有看到我们。

我们又飞高了，穿越了层层，终于来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世界，那里的树很大，一定有多少万年了，那里还有被碾压的草原，蜿蜒的小河和一个古老森林。那里看起来并没被损坏过，我们和其他的同修都在那，非常平和。

伟大的体现

同修们都是一体，就象法的粒子一样。其中有位女同修就非常坚定的知道她应该做什么。她制作了一张时间表，这样在我昏迷的时候，每时每刻都有人在我身边，有个正的场。她经常连续几个小时给我读法。有一次她竟然一次读了18个小时。这样的无私行为是非凡的。同修们把医院的整个场都清理了。他们不动摇坚信我能好的正念使我的家人得到了安慰，也体现了大法弟子的威德。正的场如此的强，以致离我非常远的朋友都

知道我会没事的。医生和护士们从来没有看见象我们修炼者这样的人群，一天24小时不停为我发正念和读法。他们都知道大法，有些还对大法非常感兴趣，想读书。甚至有个传教士都认识到了大法的好，请求把《转法轮》放在他的教堂里。同修们在医院里花了大量的时间，得到了医院的医护人员，我的家人和朋友对大法的理解和深深的尊敬。

同修们也告诉我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影响。我想我们都从中学到了许多。我在医院住了3个月。同修们一直坚持来，甚至到我自己能自己学法后，他们还继续来。他们带来了中国的鸡汤，也带来了他们的慈悲，这给了我许多力量。我在医院里跑来跑去，医务人员和病人都非常惊奇我能恢复的这么快。有时候，当医务人员和家人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同修们会来看我，他们就象一盏明灯，把我内心照亮，我的决心变得更坚定。

我要谢谢你们每个人，我要谢谢师父对我慈悲的救度和为我所做的一切。

（2004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

讲真象及冲破语言障碍洪法的经历

No é Chartier-Chapdelaine

【正见网】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1年半了。学法很长时间以后我才参加集体活动。我在常人社会修炼，但是我自己感觉我象是在深山里修炼的人一样，非常寂寞，几乎没有人可以交流我艰苦的修炼经历。

在经过了9个月“笨拙”的修炼后，我还是没有抓住学法这个要点去修。我总是喜欢读师父的新经文，但是我觉得我始终没把前后好好连贯起来，也没有达到所有的要求。

去加拿大的西部旅游回来后，我发现我有个巨大的执著。我为了个人为私的原因旅游的执著暴露出来了，我发现我在向外求，试图用旅行来求得内心的平静和幸福，但是却失败了。

我利用了整个夏天去旅行，一回到家，我就去网上找，看看师父有没有发表新经文。我非常兴奋的发现了所有的新经文，于是我坐在电脑前，仔细阅读，想努力领会师父的话。读完后我都明白了：残酷的镇压在中国继续，而讲清真象的事我一点都没做。我感到一个重重的锤子把我从睡梦中敲醒。师父在《在2003年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话》中说：“可是，也有许多学员，对不起自己，没有兑现他自己所要做、历史赋予他的。还好，这场迫害还没有完全结束，还有机会。至于说怎么弥补、怎么去做，看你们自己的。”我明白师父是在给我另一次机会。从那天起，我决定我应该按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做，公开洪法，讲真象。我开始给渥太华中国使馆、加拿大政府和国际特赦组织写信，告诉他们这场残酷的迫害。虽然一开始的方法有点笨，但是我已经开始真正动心讲真象了。

从那时起，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我重新权衡，安排了我的生活，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法；清理了头脑中自私的观念，不好的习惯和

行为。我开始出来炼功，和同修们一起学法交流。我觉得很后悔，那么长时间都没走出来在这么好的环境中修炼。

渐渐的，我认识到我必须在我的工作环境中讲真象。一些老学员已经鼓励过我多次，但是我一直觉得没有十足的信心。我在学生服务部的一所中学工作，每周5天都和12到18岁的青少年在一起。我到这里工作的时候才刚刚开始修炼，虽然经常会有错误，在摸索修炼的路，但是我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改正每个错误，渐渐的提高我的层次。大多数学生都发现我是个很平静祥和的人，不象其他的成年人不能理解他们。他们总会问我是不是“佛教徒或是其他什么”。而我，没有回答他们我是法轮功修炼者，而只是答应“是”来结束谈话，好象这是什么很丢人的事。当然，这是因为学法少、对法理解不深的缘故。

在这个学年的开始，我决定要向前迈一步，开始在我的工作单位洪法。我知道我会遇到一些阻力，但是很明显这些阻力都是来自于我自己一些隐藏很深的执著。我工作的学校是一所私立的天主教高中，我非常害怕在那里被不理解和拒绝。我摒弃了这些古怪、自私、试图保护自己的想法，去和学校里负责精神信仰问题的人讲真象。一个是宗教教师，一个是牧师。和他们讲真象比较容易，那位宗教教师非常了解中国的践踏人权的情况。她在中国大陆住了10年，因为信仰基督教被监视。那位牧师则经常组织活动促进世界的和平和精神信仰的发展。

然后我被允许去那位教师的2个班级去讲述我自己的修炼和中国的镇压情况。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她会请我去其它的班级。她对我唯一的警告是不要试图“拉拢追随者”。我解释说说法轮大法不是宗教，而且我只是想去揭露这场邪恶的迫害。和第一批学生讲真象的日子定下后，我就开始大量发正念清除黑手，坚信师父会安排好一切。

当我走进第一个教室的时候，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过了一会后我明白了：我曾经梦到过这个场景。我知道什么特殊的事情将会发生。我随身带了CD播放机，我开始放普度音乐来放松气氛。我对学生们说：“你们一些人问我，或者很想知道我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总是非常安静，祥和。原因有一个，我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然后我开始讲述中国的迫害，并演示第一套功法。当我演示完后，学生们开始鼓掌，赞美功法的优美。我发给学生们要求加拿大政府帮助营救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关押亲人的签名卡，他们大多都签了名。虽然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他们却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替他们高兴。我讲完后，有7名学生告诉我他们想学功法。我想在天主教学校里教功可能会很难，但是最大的障碍是来自于心里。为了得到教功的许可，我必须先和我的老板讲真象。当我去找他时，我感觉有些不自在，因为我害怕遭到拒绝和责问，他并不是很开明的人。他相当忙，没有多少时间讲话，但是他还算和善。最终他同意我教功，但是前提是能不能是

宗教性质的。离开时，我给他留了一张真象传单。我十分高兴，我意识到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讲真象。当心里充满慈悲和想救度众生的时候，一切干扰因素都确实实实在变小了，消失了。

第二天，我又去见另一些学生。又一次，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我发现前一天晚上我又梦见了发生的一切。梦中，在学生面前，我感到巨大的夜里，非常担忧，好象什么东西在攻击我。现实中的确如此，当宗教教师刚把我介绍给学生并说明来意时，一个年轻人说：“法轮功是……”我的心开始急速跳动，我尽量想使我自己注意力集中。我感觉我必须冲破那堵阻力的墙。这是我在前一天没有经历过的。于是我开始尽我所能从多个方面讲真象。不久，又有两个中国女孩开始反对，她们被中国政府的谎言欺骗，并且开始重复那些仇恨宣传。很不巧，我没有带自焚真象的录象带，而“自焚”恰恰是迷惑她们最深的谎言。我带了一个名叫“人权践踏”的录象带，当我放给学生们看后，他们大多数都明白了镇压的邪恶。当那两个中国女孩还要试图重复谎言时，其他学生都让她们闭嘴。当一切平静下来后，我开始演示第一套功法，学生们的感觉都非常好。然后我离开了教室。我真心希望那两个被谎言蒙蔽的学生能重新考虑一下她们所处的危险位置。

那位宗教教师非常喜欢我对大法的介绍，所以她最终邀请我去她的其它14个班。我一个接一个的做，在这期间，我不断修改我的演讲词，使学生们更感兴趣。每个